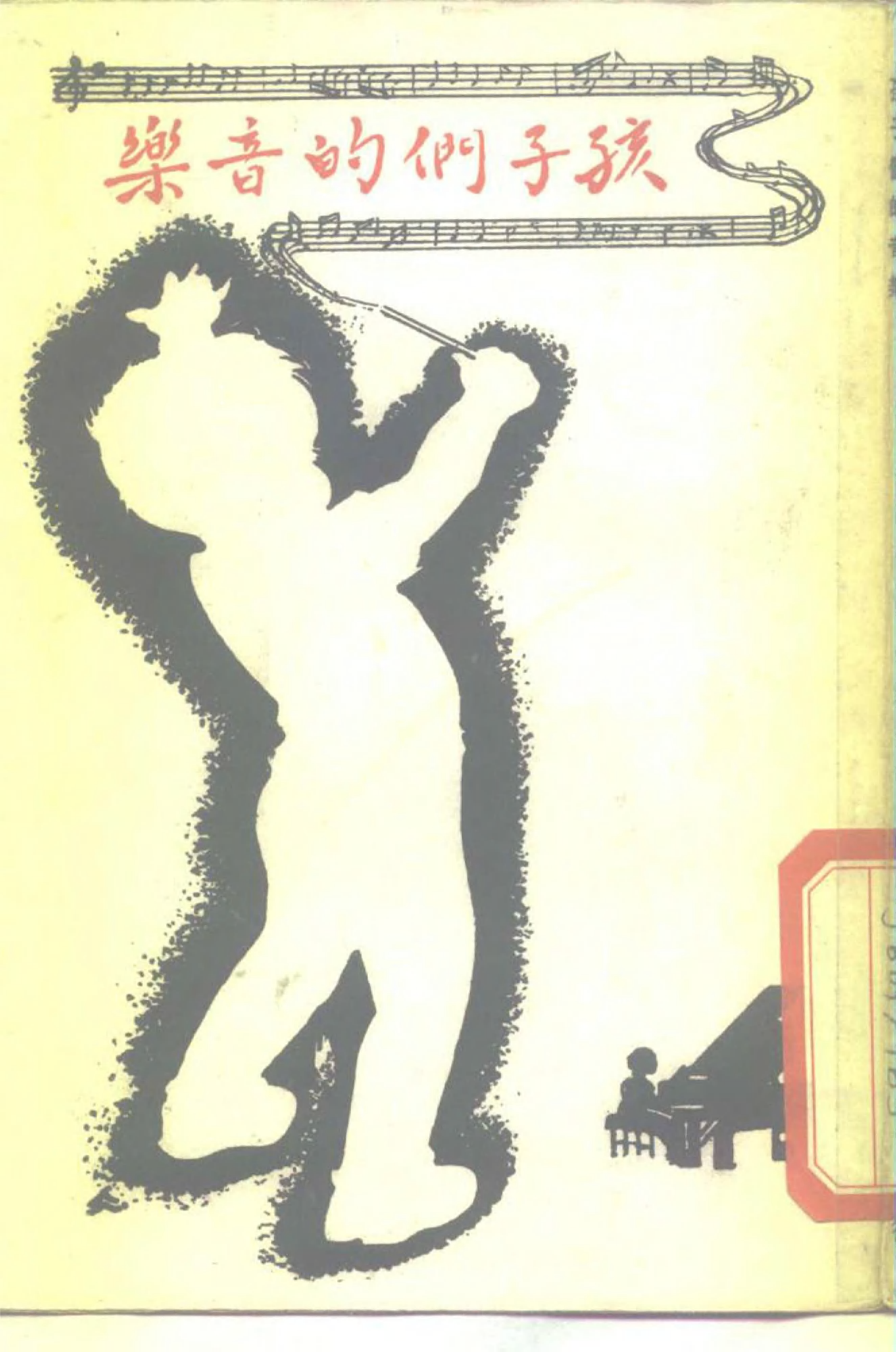

孩子們的音樂

# 孩子們的音樂

田邊尚雄著

開明少年叢書

臺灣開明書店

每冊基價五角
（按照同業規定倍數發售）

民國四十五年五月臺一版發行
民國六十四年一月臺三版發行

孩子們的音樂

＊

有著作權・不准翻印

原著者　田邊尚雄
翻譯者　臺灣開明書店
發行人　劉甫琴
印刷者　臺灣開明書店

總發行所
臺北市中山北路一段七七號
電話　五四一五三六九　五三一〇八二〇號
郵局劃撥賬號第一二五七號
臺灣開明書店

內政部著作權註冊執照警字第六三九五號

（廣同—68J.）

# 告母性

—代序—

世間做母親的夫人們！我要稱讚你們的幸福與權威：人間最富有靈氣的是孩子，而你們得與孩子爲侶，幸福何其深！世間最尊貴的是人，而你們得爲人的最初的導師，權威何其大！

你們的孩子，不是常常認眞地對你們提出不可能的要求的麼？例如要你們給他捉月亮，要你們給他摘星，要喚回飛去的小鳥，要呼醒已死的小貓，這等在我們是不可能的事，然而他們認眞地要求，志在必得地要求！甚至用放聲大哭來要求。可知這明明是他們的眞實的熱情。在他們的心境中，這等事都可能——認眞可能，所以認眞地提出要求。故

他們的心境，比我們的廣大自由得多。我們千萬不要笑他們爲童稚的癡態，你該責備我們自己的褊狹！他們是能支配造物的，絕非匍匐在地上而爲現實的奴隸的我們所可比。

你們的孩子，不是常常熱中於弄爛泥，騎竹馬，摺紙鳥，抱泥人的麼？他們把全副精神貫注在這等遊戲中，興味濃酣的時候，冷風烈日之下也不感其苦，把喫飯都忘卻。試想想看，他們爲甚麼這樣熱中？與農夫的爲收穫而熱中於耕耘，木匠的爲工資而熱中於斧斤，商人的爲財貨而熱中於買賣，政客的爲勢利而熱中於奔走，是同性質的麼？不然，他們沒有目的，無所爲，無所圖。他們爲遊戲而遊戲，手段就是目的；他所謂「自己目的，」這眞是藝術的！他們不計利害，不分人我，卽所謂「無我，」這眞是宗教的！愼勿輕輕地斥他們爲「兒戲！」此間大人們一切活動，都是有目的的，都是爲利己的，都是卑鄙齷齪的，安得像他們的遊戲的純潔而高貴呢！

你們的孩子，不是常常與狗爲友，對貓說故事，爲泥人啼笑，或者不問物的所有主，擅取鄰兒的東西，或把自己家裏的東西送給他人的麼？宇宙萬物，在他們看來原是平等的；

一家的。天地創造的本意，宇宙萬物原是一家人，人與狗的階級，物與我的區別，人與己的界限，……這等都是後人私造的。鑽進這世網而信受奉行這等私造的東西，至死不能脫身的大人，其實是很可憐的，奴隸的「小人」；而物我無間，一視同仁的孩子們的態度，眞是所謂「大人」了。

夫人們！這不是虛飾或誇張的話，請各拿出本心來，於淸夜細思，一定可以相信天地的靈氣獨鍾於孩子。而他們天天傍在你們的身邊，夜夜睡在你們的懷裏。你們的幸福何其深呢！

孩子是未來的大人，是未來的世界的主人翁。然而他們的心是造物的支配者，本來不預備到這世間來做人。所以如前所述，他們不諳這世間的種種情況。最初指導他們的，便是你們。他們驚訝這世間乍明乍暗，你們教之曰「這是晝夜；」驚訝這人類乍有乍無，你們教之曰「這是生死。」漸至山川，草木，禽獸，魚蟲，種種知識，最初無不由你們傳授。善

惡，邪正，美醜，優劣等種種意見，最初無不由你們養成。他們墮地的時候，對於這世間毫無成見，猶之一張白紙，最初在這白紙上塗色的，是你們。這最初的色是後來所添的一切色的底子，基礎。你們現在的教訓，便是預定他們將來的人格的。你們現在的指示，便是預定將來這世界的方針的。人類，世界，在你們的掌握中。你們的權威何其大呢！

世間做母親的夫人們！所以我要稱讚你們的幸福與權威！

然而夫人們！幸福越深，權威越大，母親越難做！人類的母親特別難做，不比做牛類，羊類，豬類，狗類的母親的容易。牛，羊，豬，狗的母親，只要餵乳，或者乳也不必餵，只要生出，就可畢母親的能事。做人類的母親，決不那樣簡單。因為人類有文化，有精神，有靈感，不但一個肉軀而已。大智，大慧，大聖，大賢，與夫惡徒，白癡，奴隸，走狗，所負的軀體是一樣的，所異者只是一個心。主宰這個心的最初的方向的，是夫人們！你們現在的教訓，是預定他們將來的

人格的；你們現在的指示，是預定這世界的將來的方針的。所以要當心：現在的燈前小語，已經種下將來立己達人，或殺身禍世的根苗；而現在的舉手投足，也許埋伏着將來的國家的革命，世界的變遷的動機呢！母親的責任何其大，母親何等難做！

夫人們！不要害怕，不要灰心！教養孩子的方法很簡便。教養孩子，只要教他永遠做孩子，即永遠不使失卻其孩子之心。

孟子說：「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所謂赤子之心，就是前文所說的孩子的本來的心。這心是從世外帶來的，不是經過這世間的造作後的心。明言之，就是要培養孩子的純潔無疵，天眞爛漫的眞心。使成人之後，能動地拿這心來觀察世間，矯正世間，不致受動地盲從這世間的已成的習慣，而被世間所結成的羅網所羈絆。故朱子的註解說：「大人之心，通達萬變；赤子之心，則純一無僞而已。然大人之所以爲大人，正以其不爲物誘，而有以全其純一無僞之本然。是以擴而充之，則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而極其大也。」所

謂「通達萬變，」所謂「不爲物誘，」就是能動地觀看這世間，而不受動地盲從這世間。常人撫育孩子，到了漸漸成長，漸漸盡去其癡獃的童心而成爲大人模樣的時代，父母往往喜慰；實則這是最可悲哀的現狀！因爲這是盡行放失其赤子之心而爲現世的奴隸了。

要收回這赤子之心，用「教育」的一種方法。故教育的最大的使命，非在於挽回這赤子之心不可。孟子又說：「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所謂放心者，就是放失了的赤子之心。夫人們是孩子的赤子之心未放失時的最初的教育者，只要爲之留意保護，培養，豈不是很簡便的麽？

大人們的一切事業與活動，大都是卑鄙的；其能庶幾彷彿於兒童這個尊貴的「赤子之心」的，只有宗教與藝術。故用宗教與藝術來保護，培養他們這赤子之心，當然最爲適宜。從小教以宗教的信仰，出世的思想，勿使其全心固着於地面，則眼光高遠，志氣博大，即爲「大人。」否則，至少從小教以藝術的趣味。音樂，繪畫，詩歌，能洗刷心的塵翳，使顯出

片刻的明淨。卽藝術能提人之神於太虛，使人得看清楚世界的眞相，人生的正路，而不致沈淪，摸索於下面的暗中了。

然而夫人們！這工作全憑你們來做，是你們所獨有的事業與功績。所以我仍是要稱讚你們的幸福與權威。

* * *

這冊書，是關於西洋樂聖的逸話及名曲的解說，是請母性者講給孩子們聽，或給孩子們自己讀的。這書與音樂學習沒有直接關係，但有整頓音樂學習的態度的大效用。因爲一般人——尤其是中國人往往視音樂爲茶餘酒後的娛樂物，消遣品；不知音樂研究的嚴肅與音樂效能的深大，因而輕視音樂，永遠不得其道而入。讀此書可知自來西洋的樂聖的研究何等高深，與音樂的效能何等偉大。因之可矯正其對於音樂的觀念，而蒙受音樂的惠賜了。原著者日本田邊尚雄先生，出版者日本文化生活研究會。全書共十章。前八章的譯文曾連載於新女性雜誌。今並譯後二章，刊成此書，以奉獻於我國做母親的夫

人們與小朋友們。

譯者誌

# 目錄

# 第一回　名耀世界的「月光曲」

——朗拿大的話——

從前，在德意志的有名的萊因河畔有一個叫做蓬的市鎮。這市鎮裏就是貧民窟。一天晚快，有一個男子在一條小路裏沈思而徘徊着。這男子正是當時稱爲世界第一的音樂大家裴德芬(Ludwig von Beethoven, 1770-1827)。裴德芬到今日還被賞讚爲西洋音樂的神。

偶然走到一家很齷齪的茅屋前，裴德芬似乎喫了一驚地立定了。這是因爲這齷齪的茅屋中有好聽的披雅娜(Piano 卽鋼琴)的音流出來；而其所奏的曲，正是裴德芬所作的「F調奏鳴樂」(Sonata in F)，一個很難彈的樂曲。

「咦！這樣的茅屋中，有誰在彈我的曲？」裴德芬自言自語地走近窗下去，傾着耳朵

聽。不一回，忽然披雅娜的音戛然停止，同時聽見一種可愛的女子的聲音：「唉！不行不行！這樣難的曲我到底不會彈。一生只逢一次也好，總想聽聽裴德芬先生的演奏。」

回答的是一個男聲：「聽說這回柯洛格拿的音樂會中，裴德芬先生演奏很好聽的樂曲；評判好得很。我只要不是這樣窮，無論多麽貴的入場費也給你去聽；像現在亟亟地逐每天的生活，眞是沒有法子。且忍耐一點罷！這幾天內也許你的好運要來了。」

於是又聽見女子的聲音：「那裏！我說說罷了。要阿哥牽掛，眞是不敢當了！」那女子似乎哭泣着的樣子。

聽到了這等話的裴德芬，不能自禁，就突然推開了那外門而走進屋裏去了。

屋中只有一個房間，只點着一支小蠟燭，滿室薄暗，望過去只見人們的模糊的顏貌。叫做阿哥的那個男子，面色似乎因營養不良而蒼白，一心地在那裏做皮鞋。這是一個皮鞋店裏的工人。

在這皮鞋工作檯的旁邊，放着一架舊而壞的披雅娜。在披雅娜前面，一個衣服污穢，卻又有清白之感的十六七歲的姑娘坐在椅子上。仔細一看，可憐這姑娘的眼睛是盲的。

因爲裴德芬突然無言地闖進來，那阿哥就立刻停了工作，問：「先生是誰？有甚麼貴幹？」

裴德芬說話不出似地吃吃地回答：「我是音樂家，想來奏音樂給這位姑娘聽的。」

那阿哥聽了這話，詫異地說：「那是感謝極了！這般貧乏的人，實在沒有甚麼禮物可以敬客呢！」

「啊，甚麼禮物都不要！剛纔我在外面聽了你們兩位的話，很不高興；我想彈一曲披雅娜給你們聽，就唐突地闖進來，失禮得很！」

「原來這樣！那眞是感謝了！不過這樣污舊的披雅娜恐怕不中用呢！」

「不，甚麼披雅娜都好。姑娘的眼睛看去似乎不自由，她怎樣學得這難彈的樂曲的？」

那女子怕羞似地紅暈了面孔，回答說：「這不是學得的。我們以前所住的房屋的鄰

家，有一位上等的夫人，她每晚彈這曲，我只是隔窗聽熟來的。」

裴德芬聽了這番話，更加覺得可憐，就無言地坐到披雅娜前面去，開始彈一曲了。音響美得很，使人決想不到從這樣汚舊的披雅娜會發出這樣美妙的大女似的聲響。那女子自不必說，連那皮鞋匠也似乎怕自己的呼吸會妨礙這美麗的音響，而屏息地聽着。

裴德芬忘記了自身，出神地奏着。在鍵盤上飛移的指，電氣似地動着。兄妹二人的眼中自然地流出淚來。

曲彈完了，裴德芬想要立起身來的時候，湊巧窗裏吹進一陣風來，把蠟燭火吹熄了。那晚上月亮分外好，清光通過了窗，照到披雅娜上，在這清幽的月光之前，一切事物都美了。想立起身來的裴德芬，也感動於這美麗的清幽的光景，仍舊無言地坐在披雅娜前了。這時候好比從夢中漸漸醒來的阿哥，立起身來，低着頭問：「先生到底是誰？」

裴德芬不答，而開始另彈一曲。彈的就是起先那女子所彈的，裴德芬作的F調奏鳴樂，聽了這彈奏的兄妹二人，好比觸了電地突然立起來叫：「嗄，你就是裴德芬先生！」

裴德芬彈完了這曲的第一章，就立起身來想歸去了。狂喜的兄妹二人，左右攔住了裴德芬說：「無論如何請再彈一曲！」

本性重情的裴德芬，不忍堅拒而歸，就再坐在披雅娜前面了。

這時候月色愈加清冷，將那女子的半身，映成蒼白色的，石膏像似的有神；披雅娜的鍵盤，受着銀一般地美麗的光輝。感動於這神聖的光景的裴德芬的心中，自然地湧出了一個美的音樂。

「那末就以這美麗的月光爲題目而作一曲罷！」說過之後，裴德芬就照所想出的在披雅娜上彈出了。起初是靜的調子，所描寫的彷彿在廣大的海面的彼端，清麗的月靜靜地透出水面而登天，白砂都像晶瑩的玉一般發着光輝；森林，曠野，都爲了這月光而如醬了。不久之後，調子立刻激烈起來，淒涼起來。這好像是在天的一方有許多妖靈出現，在月光中遊戲，奏出不可思議的音樂而狂舞着。曲愈進愈急，終於變成怒濤飛散似的悽慘而又似莊嚴的聲響，不可言喻。聽着的兄妹二人，彷彿感到自己昇天，茫然自失了。

不久之後，兄妹二人漸漸蘇醒而有知覺的時候，裴德芬已經不在了，裴德芬彈完這曲以後，立刻走出飛奔回家。乘未曾忘卻的時候拿出五線譜紙來，費了一晚的工夫把剛纔彈的樂曲記錄出。這曲就是世界有名的「月光曲」，爲裴德芬傑作之一種。「月光曲」英語叫做"Moonlight Sonata"。Moon就是「月」，Light就是「光」，合起來就是「月光」Sonata意譯曰奏鳴樂，音譯曰朔拿大，是用一種特別的作法作成的樂曲的總名。這特別的作法，要詳說起來很難。簡單地說，是距今約百五六十年之前起於德意志人及奥斯德利亞人之間的一種音樂。那時候奥國的罕頓(Franz Joseph Haydn,1732-1809)，德國的莫札爾德（Wollgang Amadeus Mozart,1756-1791），意大利的克萊孟典(Muzio Clementi,1752-1832)等音樂大家，所作的朔拿大很多。裴德芬繼這班人之後，作了許多非常好的朔拿大，其中月光曲是最有名的。又朔拿大曲，統是在披雅娜或懷娥鈴(Violin)上演奏的，沒有歌詞。朔拿大曲普通都很長，由四個（有時三個）部分作成，其第一部分名曰第一樂章，大都是快速的，但月光曲特別是靜的。其第二部分名曰第二

樂章，大都是極靜而優美的。其第三部分名爲第三樂章，普通是三拍子的輕快的舞曲。最後的第四部分名爲第四樂章，又名終章（Finale），是急速而激烈的。由這樣的四樂章組成的曲，就叫做朔拿大。

裴德芬所作的朔拿大，除了前述的「月光曲」之外，還有許多，其中像表示悲愴的"Pathetic Sonata"（悲愴奏鳴樂）及用懷娥鈴與披雅娜合奏的"Kreulzer Sonata"（克洛伊讚爾朔拿大），通常是冠用特別的名稱的；然大多數的朔拿大，是像前舉的「F調奏鳴樂」地僅用曲的調子來稱呼的。

與朔拿大同樣組織的樂曲有Sonatina（朔拿典拿或小朔拿大）這是比朔拿大爲短而又容易的樂曲。各作家所作的朔拿典拿非常多，凡練習披雅娜的人，一二年之後就可彈朔拿典拿，故這種樂曲，想來曉得的人是很多的。

# 第二回　擬奉獻於大拿破崙的「英雄交響樂」

——交響樂的話——

這也是前述的裴德芬所作的有名的樂曲之一。

說起英雄拿破崙，想來大家都曉得。距今約百二三十年前，法蘭西國內非常混亂，出了許多亂暴者，把皇帝貴族都殺盡；遂致無罪的人民每天要被屠殺數萬，國裏的人，大家每天戰戰兢兢，不能安業，國已經差不多弄得不成樣子了。如果聽其這樣下去，勢必至於國中的大部分的人被殺盡，或者被平素相仇視的敵國攻滅。無論走那一條路，法蘭西總歸要撞着滅亡的運命。

在那時候，忽然從法蘭西南方的可爾西卡小島上飛出了一個年輕的，做砲兵官的，叫做拿破崙的英雄來，救助這混亂的法蘭西的國民。不僅如此，他又統一起興奮着的國

民的力來，用之於外國，到處占大勝利，進攻意大利，西班牙，比利時，荷蘭，德意志，奧斯德利亞等四周的強國，使之參降，差不多歐洲的大部分歸入他的屬下了。這英雄的壯麗的成功，實在是奇觀！其威力眞同神明一樣不可思議。

其先，德意志與法蘭西非常仇惡，差不多互相爲敵國。故從德意志人的裴德芬看來，拿破崙是他們的敵人。雖然是敵人，但看了有這樣的不可思議的威力的大英雄拿破崙的壯麗的成功，容易感動的裴德芬的心非常地感動了。尤其是眼看見法蘭西的國民每日無罪而死亡者千百人，都戰戰兢兢，沈浸於憂患與恐懼之中，情深的裴德芬已經不知心痛得怎樣了！在這當兒忽然有大英雄拿破崙出世，來救這班國民，爲他們解倒懸，裴德芬見了自然歡喜到流淚。他的崇拜拿破崙，已經不是一朝了。

於是裴德芬就決心作一個讚美這大英雄的大合奏曲，預備遠遠地從德意志贈獻於拿破崙。凡二年間，幾乎夜間都不寢，結果作成了不劣於前述的月光曲的一個大合奏曲。這曲普通稱爲「英雄交響樂」(Eroica Symphony)。

現在須就所謂交響樂的一種音樂略說一說：所謂交響樂，英語稱爲"Symphony"（譯音爲薰風尼。）其作法大體與前述的朔拿大（Sonata）同。唯朔拿大可用披雅娜（Piano）或懷娥鈴（Violin）等一二種樂器來演奏；交響樂則是用叫做管弦樂合奏（Orchestra）的數十種樂器（懷娥鈴類，笛，喇叭，鼓等）來演奏的大合奏曲。這種曲普通由四部分組成，與前述的朔拿大相同。

這英雄交響樂，最初的快速的第一樂章描寫拿破崙的燦爛的功績，其次的靜和的第二樂章，是帶一點悲哀的沈悶的曲，這是犧牲於戰爭的兵士的送葬曲。諺云：「一將功成萬骨枯，」大凡英雄的背後，總有許多的犧牲者，裴德芬就是對他們表示厚葬的美的感情的。再次的輕快的舞踊的第三樂章，是表示因這英雄而得救的法蘭西國民的欣喜雀躍的心情的。最後的急速的第四樂章，是表示對於英雄拿破崙的讚歎的心的。以上四部分組合起來，完成這「英雄交響樂」的一大合奏曲。

這大曲漸漸完成了，就用很講究的紙抄寫，在封面的上端高處題「呈波拿巴爾德

(Bonoparte)拿破崙君」下端低處題「裴德芬上」字樣，預備經由德意志大使之手，捧呈於法蘭西的國會。

正準備好，要送到國會去的時候，卽西曆一千八百零四年五月，突然來了拿破崙無理地卽法蘭西皇帝位的報知。原來以前法蘭西國中所以混亂的理由，是爲了前法蘭西王的無理專政，因此國民殺了這國王；拿破崙的救國亂，原是可感謝的，今自己無理地卽帝位，這明明是爲了要滿足自己的野心，而以許多國民供犧牲的了。

得了這報知的裴德芬，烈火似地發怒了！他說：「我信拿破崙爲理想的，清白的英雄，故崇拜他的；那曉得他是只爲滿足自己的野心而出手的！我眞受了他的騙了！」就把費了二年的苦心而作成的這樂譜撕得粉碎，拋在地上。

自此以後，凡十七年間，裴德芬絕不提起拿破崙，但因爲這合奏曲作得非常好，裴德芬的朋友們都說讓牠埋沒是可惜的，常常勸裴德芬發表。結果不作爲拿破崙的曲，而僅當作描寫一個英雄的曲，定名爲「英雄交響樂」(Eroica Symphony)，於明年，卽西曆

一千八百零五年四月七日發表於世，博得非常的聲名。

十七年後，即西曆一千八百二十一年五月五日，英雄拿破崙沒落，哀死於太平洋中的聖海萊那孤島上的報知傳到的時候，裴德芬於是說：「英雄交響樂是表示拿破崙的沒落的，特是其第二樂章，是爲拿破崙送葬的。」然這是後來過於厭惡拿破崙而說的話，作曲的時候，決不是這樣的。

裴德芬一生所作的大交響樂共有九曲。以作出的順序而定名爲第一，第二，……第八交響樂。英雄交響樂爲其第三種，故又稱爲「第三交響樂。」

關於英雄交響樂的話，止於上述。現在因談起英雄拿破崙，乘便說說關於拿破崙通曉音樂的一二故事。

西曆一千七百九十七年，拿破崙越阿爾比斯山，進攻意大利，將近阿爾比斯山麓，紮營於米朗的美麗的都邑，預備更南下，擊破意大利全國。正是日夜凝思於參謀的時候了。

在這時候，法蘭西音樂學校的校長寄一封信給拿破崙，大意這樣說：「聞意大利自

昔富於優秀之音樂。乞爲吾音樂學校在意大利各地收集高貴之音樂送下。」

在普通的將軍，一定回復他說：「現在是戰爭正緊急的時候，不是爲遊玩來的。每日拚命殺敵，那有從容留心音樂的餘暇？」而叱罵這校長。拿破崙卻立刻答復這音樂學校校長，這樣說：「來書所囑之事已悉，一切藝術中，能調和人類的感情，誘導世間的風俗的，莫如音樂。所以治國的政治家與法律家，應該竭力保護並獎勵優良的音樂。僅用義理的話來治世，遠不如使人民聽到大音樂家所作的優良的美的音樂。比較起來，後者的教育的效果偉大得多哩！」從這點看來，拿破崙不僅善於戰爭，又是具有這樣優美的心情的人。所以他在戰爭的最緊要的關頭，也不忘卻音樂。

講起拿破崙，一般人大都只想到他是善於戰爭的，其實決不如此。他在赴戰爭的時候，常常命令兵士，說那種音樂不行，那種音樂應該多奏。所以拿破崙常自己選軍樂曲；敵人攻擊來的時候，特意命他的兵士大奏音樂。

這時候他正要越阿爾比斯山的險阻，侵入意大利。說起阿爾比斯山，大家曉得這是

世界有名的險阻的山；能越阿爾比斯而進攻意大利的，據說古來只有二人：其一是距今二千年前的，亞非利加北海岸的卡爾各塔都會的大將亨尼龍爾；其他一人就是拿破崙。

覆着雪的斷崖絕壁，非一一越過不可。拿破崙部下的兵隊，本來都是勇強的；但到了眞的險阻的地方，也不能進行了。看見了這情形的拿破崙立刻自己選出活潑的音樂，命樂手演奏。兵士聽了這種音樂，就勇氣百倍，終於能越過這險阻的山，而進攻意大利了。

# 第三回　樂聖的悲愴的最後的勝利

——裴德芬的話——

關於裴德芬，在前已經說過種種了。他究竟是怎樣的人？何以這樣偉大？現在再添說一點。

裴德芬（Beethoven），是他的姓，他的名字叫做羅特微希（Ludwig）。西曆一千七百七十年十二月十六日，他生於德意志西方的有名的萊因河的河岸的叫做蓬(Bonn)的一個都會裏。他的父親是在王宮裏當職的音樂家，是世人所相當地尊敬的人。但其收入，一年不過三十塊錢，故生活實在貧乏得很。羅特微希是他的次男。

母親是一個很好的人，很愛羅特微希，父親卻同母親相反，是非常多口舌的，嚴格的人，從嬰孩時候就常常罵他。故羅特微希每日苦楚地過來。像前面所說，他家的生活是貧

之的，故有趣的遊戲和快樂的事，差不多全然沒有，只是一心地鑽研音樂。父親想造成他一個了不起的大音樂家，每天非常嚴厲地督課。

這孩子從四歲時候就正式地學習披雅娜。每天從朝到晚在自己家裏由父親教授。這期間內的功課，實在嚴厲得很，使人想不到他們是普通世間的父子的關係。裴德芬從小就能一心不亂地用功。到九歲的時候，父親所能教的已經完結了。於是去請更高深的先生，託他充分地教誨。裴德芬愈加勉勵。到十二歲時候，已經能做當時有名的王宮音樂師耐費先生的代理了，豈不是可驚的事？這全是裴德芬以生知的天才而又一心不亂地用功所得的賜物。大凡只有天才而不熱心用功的，決不能成偉人。世間稍有音樂才能的人，他人就恭維他說「你眞是音樂的天才！」本人也自以爲是天才，甚或作非常識的不規則的生活。這樣的人實在很多，這決不是偉大的。應該以這裴德芬的苦心勉勵爲榜樣纔是！

裴德芬這樣地用功，到十七歲的時候，別去耐費先生，獨自初次旅行到德意志東南

鄰的奧斯德利亞國的首都維也納地方去。他爲甚麼遙遠地旅行到維也納呢?因爲在維也納有當時世界第一的音樂天才莫札爾德(Mozart),裴德芬想去一見莫札爾德,請他教導。莫札爾德比裴德芬年長十四歲。這時候莫札爾德的盛名已經震響在全歐了。

莫札爾德這時候也已經曉得有裴德芬其人。他曾經聽人說:「裴德芬是不配他的年齡的非常的天才;尤其是他想到甚麼就當場作曲立刻演奏得很好。」所以莫札爾德初次會見裴德芬的時候,就對他說:「你試拿現在所想到的事來作一個曲而演奏看」裴德芬立刻坐到披雅娜面前去,很好地彈了一曲。

莫札爾德聽了,覺得其成績過於優良,就說:「這不是現在在此地作出的,一定是以前所作,而記憶着的。」不相信他是果眞當場作出來的。於是裴德芬說:「那末請你指定一個別的特別的曲題,讓我作曲看。」莫札爾德想出一個難一點的問題來:即拿以前自己所作的奇妙的調子的樂曲的一節,和別一曲的一節,叫裴德芬組合起來,作成一曲。

裴德芬立刻巧妙地組合這兩節,作成一大樂曲。莫札爾德聽了眞是非常感佩,就說:

「這人必定是現今世界上第一個偉大的音樂家！」

裴德芬想暫在這裏從莫札爾德受教；不湊巧從故鄉接到了母親病篤的信報，就忽忙回到故鄉去。他母親是久已患肺病的。裴德芬至急地趕到家裏，正是母親彌留的時候，只趕得上送終了。

二十二歲的時候，裴德芬再到奧斯德利亞國的維也納去，自此以後，他的一生就在這地方度過。然這時候有名的莫札爾德已經死去，不在人世了。還有當時與莫札爾德並負世界第一的盛名的老大家罕頓(Haydn)住在維也納。裴德芬就晤識了這罕頓，受他的教導了。這罕頓本來是奧斯德利亞人，是發明前述的交響樂即Symphony大曲的元祖。

裴德芬第二次從德國到奧斯德利亞來的時候，德國人已經非常看重裴德芬；保護着他的華爾特斯泰因(Waldstain)侯爵介紹裴德芬到維也納市去的書札裏也這樣說着：「這人是在罕頓的形中裝入莫札爾德的魂的，故介紹他到維也納來。」罕頓與莫札爾德統是有當時世界第一之名的音樂家。罕頓是老大家，作形式非常整齊的莊嚴的音

樂；莫札爾德反之，他是青年的天才，作奔放自由的潑剌的音樂。集合二大家的長處，而使更放一種高貴的光的，是這裴德芬的事業。

裴德芬受教於罕頓，只有二年。他二十四歲時，罕頓旅居到英國去。於是只有裴德芬一人作曲，演奏，他就獨立於世了。比較起莫札爾德的十歲模樣就立身為世界第一流音樂家來，裴德芬可說是大器晚成了。

這時候，裴德芬在維也納市內幾乎沒有一人不曉得。貴族富豪等，爭相招請裴德芬到自己家裏去，想聽他的音樂。原來裴德芬為人，既無風采，又屬神經質，交際手段很是下劣；又並不是有錢的人，普通總沒有受上流社會人們的歡迎的資格。但因為其音樂實在天似地壯大，又火似地熱烈，所以大家想聽這偉大的音樂，而招他到他們的邸宅裏。裴德芬為了酬他們的好意，也歡喜為他們演奏或拿自己所作的樂曲奉贈於他們。

因為這樣的原故，裴德芬受着貴族富豪的愛護。出入他們的邸宅，非常自由，差不多像自己家裏一樣。要來了自己來，要去了自己去，有時高興，儘管久居到半月，一月。大家還

是尊敬他。

裴德芬性情非常鬱勃，是一個驕慢的人，這是前面已經說過的。他沒有家庭，全生涯是在宿店裏度日的獨身者。而且常常與宿主發生衝突而出屋，不知改換了幾次的宿舍。有時宿店的房屋非常好，他非常歡喜，卻爲了宿主過於優待，使他不高興，而終於出屋。又有時，他到一個有名的詩人家裏去玩，爲了彈披雅娜時詩人的夫人站在那裏聽了一回，他就大怒，立刻起身回家。

他性情這樣鬱勃，但高興的時候又很歡喜說笑話，使得人發笑。不但如此，他對於貴族或無論何人，都直呼其名，從不加稱呼。例如對於保護他的那洛勃可微支侯爵，他叫他「洛勃可微支的驢馬。」反之，如果有人對裴德芬說笑，他又常要發大怒。有一次，裴德芬的保護者之一的李塔娜勃斯奇侯爵去訪問裴德芬，戲談中坐到披雅娜前，說着：「讓我彈我所作的音樂給你聽！」就彈起裴德芬所作的有名的「華爾特斯泰因朔拿大」(Waldstain Sonata)的一樂節來。裴德芬忽然非常動怒，立刻把披雅娜蓋上了。

但裴德芬實在是一個熱心於音樂的用功人。他每日練習披雅娜，總要繼續五六小時，以致指頭發熱，於是他把手指突入水中，冷了，又伸出來，繼續彈奏。所以他往往彈到曲的激烈的處所，就旋轉身來，將指突入水中，忽又拿出。結果彈琴的時候總弄得室中濺水滿地。甚至樓板上的水流到樓下的人的牀上。於是宿舍的女主人略有不平的話，裴德芬就當日搬出宿舍。

裴德芬每日出去散步，一面散步，一面作曲。無論雨下得怎樣大，也是不張傘，滿身濡水，悠然地散步着。因此鄰近的小孩子就給他起了一個綽號，叫做「濡溼的裴德芬。」

他又時時刻刻帶着一本污舊的册子，作曲的想念浮起來的時候，不管在甚麼地方，立刻取出册子來寫。在行路的時候，訪問朋友的時候，都不管時地，常常取出來寫。有時在車馬往來喧雜的街道的中央，忽然立停了，發狂似地在册子上寫。

有時又默默地專心於思考，走到一個菜館裏，叫了菜喫了一點，忽然埋頭於思考，甚麼都不顧，以致菜都冷了，弄得堂倌沒有法子。又與很要好的朋友們談話的時候，忽然想

到作曲，就完全把朋友忘卻，任憑怎樣說都同不聽見一樣，只是頭仰看着天空，管自在那裏出神。於是朋友們只得默默地逃回去。

裴德芬如此熱心用功，故好的作曲，實在很多，其名就照耀在世界歷史上。然他到三十歲光景，耳漸漸壞起來，終於變成全聾。專長音樂的人耳朵不聽見了，是何等苦痛的事！這時候裴德芬也非常驚慌；但他本來是熱心的用功人，故決不自暴自棄，仍是用心作曲。但他的耳差不多已甚麼都聽不得了，故彈披雅娜，指揮合奏等事，已經不能再做。然十年之間，他還是不絕地出場於音樂會，指揮他自己作曲的合奏。這是甚麼原故呢？因爲許多的聽衆，大家希望舞臺上有有名的裴德芬的姿態。這時候裴德芬如在夢中地舞着指揮棒。

四十四五歲以後，裴德芬幾乎不再出場於音樂會的舞臺。只是寂寂地埋頭於作曲了。因爲他是這樣的一個偉人，故耳朵雖聾了，還可以在心中作曲，寫在譜表上去發表，而實際地演奏起來，眞是無比的高貴的美的音樂！

五十四歲時，他完成了世界最著名的，他的最後的交響樂。這交響樂叫做「第九交響樂」是奏起來約歷一小時半的光景的大曲。用非常多的樂器來合奏外，又加用男女多數人的合唱。感情雄大，變化複雜。裴德芬的偉大的人格，具體地表現在這曲中。有人批評說：「這曲是自來地球上的人類所作出的最高尚的音樂。」

在這曲初次發表的音樂會中，久不出席的裴德芬立在舞臺上，自己來指揮這合奏了。似乎聽見地舞着指揮棒，但實際是不聽見的。曲終的時候，聽衆拍掌，聲如雷動。裴德芬全不聽到，背向立着，如同不聞。於是在裴德芬身邊唱歌的一個姑娘起來捉住裴德芬的手，拉他旋轉去向聽衆，裴德芬方纔曉得聽衆在那裏喝采，表示心中歡喜，這是何等悲慘的事！

從這時候起，裴德芬患了很重的胃病，身體漸漸弱起來。五十六歲的殘冬時候，他又因患風邪，變成肺炎。次年的三月二十六日傍晚，這偉大的音樂家的靈魂就遙遙地向天國去了。臨終的時候，有二三個親近的人在枕邊。忽起暴風雨，電光，雷聲俱下，呈悽慘的光

景。突然雷聲大作，裴德芬張眼，一手握拳向上突。這手放下來的時候，他已經死了。

世界第一的音樂家裴德芬死去的消息，忽然偏傳於全歐羅巴。世界各國的人，都驚愕又悲歎。舉行葬式的一天，靈柩後面有二萬多尊重裴德芬的音樂的人隨送，非常混雜。寺的入口，數萬人擁擠着，由兵隊護衛，分開道路。墳墓非常質朴，墓標上只題

「BEETHOVEN」

一字。這裴德芬的名字，震響於全世界，世人尊重他爲音樂之神。

# 第四回　慶祝空前的戰勝的千人大合唱

——合唱及管弦樂的話——

第一次世界大戰，起初德意志勝，法蘭西敗；五年之後，終於德意志敗，而聯合軍占勝。於是德意志皇帝退位，德意志帝國破壞而變成共和國。這原非德意志軍隊懦弱的緣故。德意志軍隊是非常強的，只因法蘭西，英吉利，意大利，亞美利加，及其他強國統統聯合起來，四面夾攻，德意志就缺乏食料，經濟又困難起來，終於敗北。

然而在離第一次世界大戰約五十年前，情形恰好與這相反：法蘭西與德意志發生大戰，起初法蘭西強，一年之後，德意志大勝利，法蘭西的有名的皇帝拿破崙三世退位，法蘭西帝國一變而爲共和國。

這大戰爭叫做普法戰爭。德意志逞非常之勢，而勃然興起爲一大帝國。德王在法蘭

西的凡爾賽的美麗的宮殿中舉行卽位式，是爲德意志皇帝（德人稱皇帝爲 Kaiser）。

在這戰爭中，德意志以有名的大將莫爾德侃將軍爲總司令，又以有名的俾士麥名相爲總管大臣，使握政治的實權。德意志之所以占大勝利，主由於這俾士麥及莫爾德侃將軍的力。這二人的名望，震響於歐羅巴。

在這時候的德意志國中，有稱爲世界第一的大音樂家。其人姓華葛耐爾(Wagner)，名叫李遐德(Richard)。他有莊大雄偉的歌劇留傳於世界，其歌劇方面的作曲有世界無比之稱。關於歌劇的話後面再說，現在且說這華葛耐爾在普法戰爭之際所留傳的有名的作曲的話。

這普法戰爭起於西曆一千八百七十年，終於次年卽一千八百七十一年。這大勝利，在德意志人眞是何等的大歡喜！華葛耐爾在慶祝故國的光榮的大勝利之餘，就作有名的「皇帝進行曲」(Kaiser Marche) 獻於德意志皇帝，俾士麥與莫爾德侃將軍從戰地凱旋的時候，就以他們兩人爲正客，招待部下將士數萬人，演奏這大作曲給他們聽。

這「皇帝進行曲」所用管弦樂合奏凡三百餘人，又合唱隊員男女共數千人。這樣大的合唱，實在是第一次舉行大的管弦合奏，在此以前，原有住在英國的德意志人亨代爾(Handel)在倫敦的水晶宮舉行過四百餘人的大合奏。那時候各樂器所用的人數如下：

| 種類 | 樂器名 | 人數 |
|---|---|---|
| 弦樂器 | 1st Violin（第一懷娥鈴） | 九十二人 |
| | 2nd Violin（第二懷娥鈴） | 八十五人 |
| | Viola（微渥拉） | 七十五人 |
| | Cello（賽洛） | 五十八人 |
| | Contrabass（孔德拉罷斯） | 四十八人 |
| 木管樂器（笛類） | Piccolo（披可洛） | 六　人 |
| | Flute（弗柳德） | 八　人 |

Oboe（渥薄）　八人

Clarinet（克拉理耐德）　八人

Bassoon 卽 Fagot（罷笙卽法各德）　八人

Double Bassoon 卽 Contrafagot（杜勃爾罷笙卽孔德拉法各德）　二人

金屬管樂器（喇叭類）

Horn（杭）　十二人

Cornet（可爾耐德）　六人

Trumpet（忒朗湃）　六人

Trombone（忒隆蓬）　九人

打樂器

Drum（特朗姆卽太鼓）　一人

Cymbal（欣罷爾）及其他　四人

共計四百三十六人

普通的管弦樂合奏，人數不過百人內外，較大的也不過二百人光景。故像右列的多人的合奏，是極大的了。但近來所用的樂器的種類，與右列的諸種自然稍有不同了。

現在我要乘便就西洋的合唱與合奏的辦法說一說：這是要懂西洋音樂的人們的極重要的知識。「合唱」（英語叫做 Chorus），是許多人一齊唱的；一人唱的，叫做「獨唱」（英語叫做 Solo）。「合奏」是許多人一同奏種種樂器，獨奏是一人奏一種樂器。

又在西洋音樂上，唱歌的人聲分為男聲與女聲二種；每種又分為高的聲，中等的聲，低的聲。即共分為六種如下：女聲之高者曰高音部（英語為 Soprano），女聲之中等者曰次高音部（英語為 Mezzosoprano），女聲之低者曰中音部（英語為 Alto），男聲之高者曰次中音部（英語為 Tenor），男聲之中等者曰上低音部（英語為 Baritone），男聲之低者曰低音部（英語為 Bass）。這等聲部，不但高度不同，其音色（就是聲音的性質）也大不相同：各有一種特色。即高音部的聲像花一樣美，中音部的聲清而尊嚴，次中音部的聲如有光輝，有時如浮空的，反之，低音部的聲重而有強味，有時悽慘如惡魔。又次高音

部的聲，性質位於高音部與中音部之中間，上低音部的聲，性質位於次中音部與低音部之中間。

以上所述六種聲音之中，通常以組合高音部，中音部，次中音部，低音部的四種聲音來合唱的爲最多。叫做「四重唱，」或「四部合唱」（英語叫做Quatet）。

再就西洋普通流行的樂器合奏的辦法說一說：在西洋，許多樂器合奏的組法，大概可分爲室內樂與管弦樂二類。室內樂人數少，樂器也限定數種。又沒有所謂指揮者的人，各自互相保持調和而合奏。

在西洋的室內樂中，最普通流行的，是「披雅娜三重奏」與「弦樂四重奏」。「披雅娜三重奏」就是披雅娜(Piano)懷娥鈴(Violin)和賽洛(Cello)三種樂器的合奏。「弦樂四重奏」普通用兩個懷娥鈴，一個微渥拉(Viola)和一個賽洛(Cello)四種的樂器。微渥拉是懷娥鈴之稍大者，彈法與懷娥鈴同樣。賽洛比微渥拉更大，奏者坐在椅子裏，把樂器的腹部挾在兩膝之間，豎直了彈奏。兩個懷娥鈴中，其一個主奏高音部的音，另

一個主奏中音部的音。前者名爲第一懷娥鈴，後者名爲第二懷娥鈴。這弦樂四重奏與前述的四重唱正相似。即第一懷娥鈴相當於高音部，第二懷娥鈴相當於中音部，微渥拉相當於次中音部，賽洛相當於低音部。

管弦樂（英語叫做 Orchestra），由數十至數百人合奏。所用樂器也有數十種類。另外有一個人叫做「指揮者」（英語爲 Conductor），這人右手持長約一尺的指揮棒，舞動這棒，以指揮全體的合奏。這棒的舞法：不但計數拍子而已，又表示出演奏的曲的情趣。

西洋音樂上普通所用的管弦樂，分下列四組的團體。即

第一，弦樂器——這部是用弓擦弦而發音的。有下列四種類：即前述的懷娥鈴，微渥拉，賽洛，及比賽洛更大的孔德拉罷斯(Contrabass)，孔德拉罷斯是懷娥鈴型的最大者，比人身還高，演奏時，奏者直立，樂器也直立。這樂器是用以奏比低音部更低的最低音部的音的。在大的管弦樂中，第一懷娥鈴，第二懷娥鈴，微渥拉，及賽洛各用數十人，孔德拉罷斯用四五人至七八人。又在西洋於這等用弓磨擦的弦樂

器（總稱爲弓樂器）之外，普通又加一個或二個哈潑（Harp）。哈潑意譯爲豎琴，是在弓形的木框上直張幾十條弦線的樂器，用兩手的指來彈奏。其音類似披雅娜，而比披雅娜爲軟。

第二，木管樂器——這是笛的種類。統用木製的管，吹管發音，故又稱木製吹奏樂器。其中含有數種不同的樂器，約可分爲三類：第一類是橫笛類，普通用者長約三尺，名曰弗柳德（Flute）。又有其小形者，長約一尺，名曰披可洛(Piccolo)，調子非常高，發銳的音。弗柳德普通相當於高音部。第二類是像篳篥的，有二重的簧的笛，直起來吹。其最小的名曰渥薄（Oboe），其音相當於高音部。稍大者名曰英吉利杭(English horn)，其音相當於中音部。最大者，用長約八尺之管，中途曲折，併成一支，名曰罷笙（Bassoon），其音相當於低音部。罷笙，德名法各德（Fagot），普通都用德名，故以記憶德名爲宜。第三類是有一重簧的管，直起來吹，名曰克拉理耐德(Clarinet)，有大小數種，有能發高音的，有能發中音的。其特別大而發相當於低

音部的音的，名曰龍斯克拉理耐德(Bass-clarinet)，用於大的管弦樂中。

第三，金屬管樂器——這就是俗語所謂喇叭之類，普通用黃銅製，故又曰黃銅樂器，英語稱爲勃拉斯(Brass)。Brass就是黃銅。這種樂器統用黃銅製的圓的長管，作卷曲形，其一端細小，可用口吹。他端開廣，名曰開端。普通管弦樂所用的喇叭，可分爲四類：第一，管卷成圓形的，名曰法蘭西杭(French horn)，又略稱杭。有憂鬱的感情的音色。第二，吹口與開端在一直線上的，名曰可爾耐德(Cornet)及忒朗湃(Trumpet)，發非常明亮，爽快，而雄壯的音。兵隊所用的喇叭，即屬於此種。第三，吹口與開端作反對方向，卷曲管非常長的，名曰忒隆蓬(Trombone)，發男性的威嚴的音。第四，吹口與開端作直角的方向的，名曰邱罷(Tuba)，發低而沈重的音。這種喇叭，普通都有瓣(Piston)，用指按瓣，發各種調子的音。唯忒隆蓬中有不用瓣，而由管的伸縮發出種種調子的音的，名曰滑忒隆蓬(Slide Trombone)。

第四，打樂器——這是由打擊像鼓類的樂器而發音的。管弦樂中所用的鼓，英名

汀柏尼（Tympani），是並用兩個半球形的胴上張皮的鼓。此外，還有小太鼓（Little drum），三角棒（或稱德拉伊昂格爾 Triangle）欣罷爾（Cymbal）鐃（Bell）等。鐘是懸掛許多直徑約二三寸金屬製的長的圓管的，打管而發音。

管弦樂就是組合以上四組樂器而合奏的。恰好比陸軍的組合步兵，騎兵，礮兵，工兵而出戰。這譬喻非常有趣：卽弦樂器的音，運動很滑，能應各種變化，富於表情，且音色都黏而強，十分緊合，很像步兵。又木管樂器，卽笛類，爲裝飾的，音的刺戟很銳，運動快速，而缺乏黏性，在這點上似騎兵。又金屬製管樂器，卽喇叭類，音的運動不活潑，而合奏時有威力，在這點上似礮兵。又打樂器，大都沒有獨立演奏的能力，幫助別的樂器的音的運動而演奏，在這點上似工兵。普通戰爭，決勝敗的中心勢力，在於步兵，同樣管弦樂合奏的中心勢力，普通也在於弦樂器。

還有，管弦樂的隊員列於舞臺上時，各樂器大致有一定的位置。不是隨便排列的。指揮者立於前方的中央，在其左右兩面，列弦樂器。卽第一懷娥鈴在左方，第二懷娥鈴在右

方，微渥拉在第二懷娥鈴之後方，賽洛在第一懷娥鈴的後方，孔德拉罷斯與打樂器同在最後方。爲甚麼緣故要這樣安排呢？因爲別的樂器統是坐在椅子裏奏的，只有孔德拉罷斯與太鼓等要立了演奏，要使其不妨礙別的，故位在最後方。又木製管樂器與金屬製管樂器，置於弦樂器與孔德拉罷斯的中間。這是亞美利加的波斯頓市的大交響管弦樂團(Symphony orchestra)的排法。

# 第五回　因奮鬬而得最後的榮冠的人

——華葛耐爾的話——

前述的華葛耐爾（Wagner），在少年時代是很困苦的人。他終身努力奮鬬，終於在西洋歌劇（Opera）上成爲世界第一的大家，而名震於世。他的生涯的歷史，實在是對於世間的懦夫的好教訓。

華葛耐爾是他的姓，他的名叫做李遐德（Richard）。他於西曆一千八百十三年的五月二十二日生於德國的大都邑萊府（Leipzig）地方。這正是有名的法蘭西英雄拿破崙進攻德意志的時候，爲戰爭所黴爛了的萊府，結局流行了一種惡病。華葛耐爾的父親就在生了這兒子後半年爲這流行病而死。華葛耐爾的母親領了連華葛耐爾一共七個孩子，不知所歸。明年，就率了這七個孩子再嫁給一個喜劇優伶葛伊優爾。

華葛耐爾看慣了他的第二父親葛伊優爾的舞臺上的姿態，小心中感到興味。後來他們暫時把全家移居於獨萊斯頓。在獨萊斯頓的劇場中，有當時德國歌劇界最有名的韋伯(Weber)大音樂家在，這人所作的有名的歌劇自由射手(Freischutz)就在這劇場中開演。歌劇，就是優伶自己唱歌而演劇的，附用的很高妙的音樂，均用管弦樂來演奏。這時候華葛耐爾還是一個幼兒，但他看了這韋伯的歌劇，大為感動，拚命在披雅娜上試彈這歌劇的音樂，終於能圓熟地背彈了。其熱心眞足驚人！

華葛耐爾雖從小就從先生學音樂，然而他儘管彈自己所歡喜的曲，決不肯正式地用功。因此給先生的印象很壞，屢屢被先生斥責：

「像你那樣不肯用功，無論如何不能成音樂家，還是不學了的好！」

父親葛伊優爾也說：

「這孩子決不會成音樂者，叫他去學畫罷！」

就命華葛耐爾習畫。但華葛耐爾對於握筆等事非常厭惡，他說：

「開始就讓我畫王帝的肖像纔好呢；練習那乏味的眼，鼻，眞不高興！」─終於不習畫了。但實際華葛耐爾並不是很厭惡畫的。在幼年的華葛耐爾的頭腦中，已充分地懂得繪畫，所以他覺得乏味的練習不高興。這證據，即後來華葛耐爾作出許多優秀的歌劇的時候，一一都親自設計舞臺上的裝飾畫而使人描繪，所設計的都是優良的美術的，故可證明他一定是十分懂得繪畫的。總之，像華葛耐爾是從小在各方面有天才的人。

對於音樂自不必說，從小就具有非常進步的頭腦。前面所說起的當時稱爲德意志歌劇界第一人的韋伯，有一天來訪問華葛耐爾的第二父親葛伊優爾的時候，華葛耐爾的阿姊見了這韋伯笑起來。因爲韋伯背脊很低，脚彎曲的，鼻子又向上，像獅子鼻，又架着一副大眼鏡，穿着不稱身的洋服，且有醉漢似地步履蹌踉的習氣。他阿姊看見了，輕輕地說道：

「這古怪東西！這樣的音樂者我大不歡喜！」─

華葛耐爾聽了這話，立刻對阿姊說：

「他是現今世界上最大的音樂者呢！姊姊大概不曾曉得他罷！」

這時候華葛耐爾還只是六七歲的幼兒。在這幼兒的頭腦中，已經何等深切地了解偉大的藝術了。

故華葛耐爾歡喜韋伯的音樂，尤其歡喜聽他的名曲自由射手的歌劇，幾乎每日到劇場去聽。父親與母親阻止他，他都不理。且一進劇場，立刻如入夢境，出神於音樂，聽到好處，似乎這音樂在裂碎他的小小的胸膛，他就嗚嗚地哭泣出來。他母親也覺得沒有辦法，常常罵他：

「你怎麼這樣嘈雜地哭？下回決不再帶你來了！」

有一次華葛耐爾爬到母親的膝上，要求說：

「母親！給我一個銅板！」

母親問他：

「你要銅板甚麼用？」

華葛耐爾說：

「要買寫樂譜的五線紙。我想聽了韋伯的音樂，把牠在紙上寫出來。」

幼兒的心，已經對於韋伯的音樂這樣強烈地感動着了！

然而不幸又降臨到這幼兒的頭上來了：華葛耐爾剛八歲的時候，他的第二父親葛伊優爾又因病亡故了。他的母親又要帶了這一羣孩子，過困苦的生活了。看見了這境況的他的叔父，就領了華葛耐爾到自己家裏去保護他，遣他進就地的小學校讀書。到明年，他轉學到獨萊斯頓的宗教學校。這時候他正是十一歲，有一個朋友死了，他作了一闋悼死的歌，給先生看，先生認為優等成績，成了全校的好評。可知華葛耐爾在文學方面也是有非常的天才的。十三歲時能用古希臘語作文，翻譯了有名的古詩奧地賽（Odyssus），先生驚歎說：

「這孩子將來會成一大文學者呢！」

華葛耐爾對於音樂，對於繪畫，又對於文學，都從小具有特別的天才。這便是後來齎致世界歌劇上的非常的大成功的一個重大理由。

十四歲時，又與全家的人們一同回到故鄉的萊府。在那裏進了學校。但入學的時候被低一級取進了，於是華葛耐爾憤慨起來，一切都怠慢，全不用功，只是每日到音樂會去。那時候有名的莫札爾德(Mozart)及裴德芬(Beethoven)的音樂正在盛行。華葛耐爾就比對於前述的韋伯的音樂感動更深地，傾心於莫札爾德與裴德芬的偉大的音樂上了。

到這時候，華葛耐爾就決心：

「我身決計要做一個音樂家。」

這正是十六歲的時候。這時候他從華因利希先生習音樂理論。華因利希先生教授他非常困難的，古風的複雜的音樂理論。但華葛耐爾學了六個月就畢業了。

不久，華葛耐爾在萊府入大學，研究美學了。但是他一刻不忘卻音樂，到了十八歲的

時候，方纔學他所尊敬的裴德芬製作長大的樂曲。此後二三年間，只作兩個大交響樂作曲的評判很好。

但是這時候華葛耐爾的希望，是盡力於歌劇方面。於是開始作了一曲題名婚禮的歌劇。華葛耐爾的姊姊洛頎麗，是當時知名的女優。她見了這歌劇，就罵他說：

「這樣無聊的東西，沒有用！」

華葛耐爾就戚然地拋棄了這歌劇。

他的阿哥亞爾佩爾德，會幫助他的生活。這時候這亞爾佩爾德也是歌劇的演手，唱歌唱的很好，管弦樂指揮也很熟。華葛耐爾二十歲的時候，就寄住在這阿哥的家裏。他想：

「這回一定要作一個成功的歌劇出來！」

拚命用功，就作出了第二歌劇妖女。高興得很，立刻拿到萊府託他阿姊介紹，在她所出演的劇場上演奏。那舞臺監督看了這歌劇，說：

「這樣無聊的東西，沒有用！」

不來理睬華葛耐爾。

差不多廢寢忘餐地拚命作出的歌劇，這樣不受人理睬，華葛耐爾大爲失望了。但他原是富於奮鬭精神的人，故對於他的前途決不絕望。他想：

「這回眞要作出一個好的來，嚇他們一嚇！」

又是拚命地研究了，到了明年，卽二十一歲的時候，就作出了第三歌劇不許可的愛。這一年的秋天，華葛耐爾就做了北方的馬葛代勃爾地方的裴德芒劇場的音樂監督。二十三歲的時候，華葛耐爾就在自己的劇場上演這自作的歌劇不許可的愛。然而得到的評判很不好，大家不要聽，以致劇場遭大損失而倒了。華葛耐爾剛纔到手的職業，忽又失去，如今又是一個漂浪的人了。他彷徨在萊府及首都柏林之間，總想找個機會，把自作的歌劇不許可的愛再演奏一次看。但是到處不受人理睬。負債一天一天地重起來，生活眞是困難極了。

到了這年的歲暮，有一個同情於華葛耐爾的苦痛的女優，她的名字叫做敏那，華葛

耐爾就同她結婚了。這時候華葛耐爾還是二十三歲的少年。苦於負債，前途正茫然無望，如今有了夫人，生活更是艱難了。這敏那在馬葛代勃爾的時候，本來是與華葛耐爾同在裴德芒劇場出演的，她是一個美麗的女優，非常溫和柔順的女子。待華葛耐爾很好，華葛耐爾生活艱苦的時候，她為華葛耐爾盡不少的職。然而對於藝術，對於音樂，全然不懂，與華葛耐爾趣味不合，因此華葛耐爾的家庭生活很無趣味。可憐這夫人，為華葛耐爾而度辛苦的生活，積了三十年的辛苦，終於因病而死！

華葛耐爾與敏那結婚的明年，即二十四歲的時候，漂泊到近德意志東端的侃尼希斯裴爾克地方，在那裏得到了某劇場的音樂監督的職業。但是薪俸很少，同他夫人敏那二人一同生活，實在很苦。他正想忍耐苦痛，再發表一自作的歌劇，不料不到半年，這劇場又破產了。華葛耐爾又從這地方逃出，向東漂浪去，出德國，進俄國地界，到了叫做利葛的地方，

在利葛市有新辦的劇場，華葛耐爾就做了這劇場的音樂監督主任。這時候在俄國

音樂還沒有像德國的進步，故他們對於華葛耐爾以爲他是從德國來的，比較的優待，薪俸也比從前多一點。華葛耐爾似乎自己立刻變了富翁，就住非常廣大精美的邸宅，穿麗都的美服，每日同夫人一同坐了馬車向劇場往還，樣子眞好像是貴族。因爲這樣靡費，故有了一點餘裕的薪俸，立刻用去，總不能還債。負的債仍是每日增大。

因爲這樣，二年之後他就被這劇場免職，生活忽然又困頓了。到眞眞沒有辦法的時候，他就打算黑夜逃出俄國，先叫他夫人扮作打柴的女子，託一個俄國打柴人領導，偸偸地爬過德國與俄國交界的山而走，他自己也跟了逃出。但是在這交界的山中，有俄國的很強悍的哥薩克軍隊守着，於是他們終於被軍隊查見，追回了俄國。

爬山而逃的事不成功，於是他就託朋友雇一艘小艇，自己扮了舟人，渡了罷爾底克海，飛也似地通過了德意志，逃到了法蘭西的首都巴黎。在俄國所欠的債，自然置之不顧了。

在巴黎也沒有找食的方法。於是他想渡海到英國去，就再坐了小艇，渡過北海去。在

海中恰巧逢着暴風雨的襲擊。華葛耐爾所坐的小艇在如山的怒濤中，木葉一般地被風吹得打旋，有好幾次似乎要沈到海底去，這恐嚇眞是無可形容！然而華葛耐爾究竟是有天才的人，雖然逢到了這可怕的光景，心中仍是不忘記歌劇，他把這看作神所顯示的雄大的劇，鎭靜地對這壯大的天劇看守着。不久，風收了，艇子安然地達到了英國。然而這回航海中所逢的暴風的光景，在華葛耐爾的心中深深地銘印着，後來就作爲大歌劇彷徨的荷蘭人的材料，爲華葛耐爾名震世界的端緒。

華葛耐爾暫時在英國的都城倫敦躭擱。但是他原無儲金，又無職業，仍沒有得食的方法，於是再回到巴黎。這時期的華葛耐爾，眞是慘憺的困苦！沒有職業，沒有進款，只是增長其債務。不得已，試爲雜誌做文稿，或出版樂譜。但這等事總是不能過活的。窮得已將三餐難全，身體全然衰弱了。華葛耐爾比較的是夭死的，這等無理的苦生活，恐便是其原因罷！

原來是奮鬬家的華葛耐爾陷入不能得食的困苦了！他彷彿要這樣想：

「咳！音樂家是沒有用的！沒有法子，索性做盜賊去罷！」

通常一個人到不能得食的時候，終於要不得已而做惡事，或流於盜賊。做了天才而降世的華葛耐爾，現在還是做罪人以終其一生呢，還是做世界的偉人而留名在歷史上呢？實在到了人生的危險的歧途上了。

但是，在這陷落了的華葛耐爾的頭上，幸福的神的救援的手伸下來了。有一天，還是飲食不全地困苦着的華葛耐爾得到了聽有名的裴德芬的第九交響樂的機會。這曲是從來被評爲世間最高的音樂的，聽了一回這偉大的神明似的音樂的華葛耐爾，身體震慄起來，眼淚滾滾地流下來。歸家之後，得了非常的熱病，倒在牀上了。因爲高熱的原故，口中發出囈語，全是關於這音樂的亂語。到這熱病回復的時候，華葛耐爾叫道：

「啊！現在我方纔是音樂家了！」

這便是他已經通過了這歧途，將不做盜賊，而做偉大的音樂家，而照耀其名於全世界了。

自此以後，華葛耐爾的活躍實在可驚。他以前就有

「要作音樂務須不多作小的無聊的曲而作一個大而好的歌劇」的決心。於是就取從前羅馬的革命家黎安濟將軍的故事爲題，而苦心於製作歌劇黎安濟(Rienzi)的大曲了。自從聽了裴德芬的第九交響樂以後，華葛耐爾翻然大悟，到了二十七歲的時候，這大曲就完成，把牠送到故鄉的獨萊斯頓去，託他們上演。到了明年，果眞被允許上演了。華葛耐爾歡喜得很，就捨棄了度過多年困苦生活的，富於回想的巴黎，而回到故鄉了。望見法蘭西與德意志交界處的美麗的萊因河的時候，他不知不覺地眼淚流在頰上了。

明年，卽華葛耐爾二十九歲之冬，他的歌劇黎安濟開始在故鄉獨萊斯頓上演了。這次的成功，實在可驚！華葛耐爾忽然做了德意志的大音樂家，而名震於全世界了！因此就被任爲獨萊斯頓王宮劇場的音樂部長，薪俸也多，生活也安樂了。現在想起在巴黎時的困苦，眞像夢中了。

黎安濟完成了之後，又立刻作第二曲歌劇彷徨的荷蘭人。這劇於明年，卽華葛耐爾

恰好三十歲的一年的新春正月初二日在獨萊斯頓公演，於是他的聲名愈加盛大了。但是，如果華葛耐爾得了這兩點的成功就滿足了，這就僅屬一時的，不久卽被世人所忘卻，決不能成爲永遠留名於後世的偉大人物了。

華葛耐爾因這成功而得到了勇氣，愈加向着高遠的理想而努力奮鬪。次年的春天，他又作了更有名的歌劇湯霍伊才爾(Tannhauser)，於這年的秋天公演。這劇也博得世間的非常的喝采。但是華葛耐爾的理想愈加高起來，同時他的作品愈加爲當時一般世人所不能理解了。尤其是他所用的音的組合非常複雜，在慣聽簡單的音的耳朵聽來，這湯霍伊才爾的音樂好像是非常騷亂的雜音。關於這事，有一段有趣的話兒：

有一次，有一家人家的女兒在彈披雅娜，她母親在旁聽，說道：

「你彈出很難聽的音來，彈錯了麽？」

女兒回答說：

「不，不彈錯的，這是湯霍伊才爾的曲。」

母親聽了說：

「唉，是湯霍伊才爾那沒有辦法。」

關於這湯霍伊才爾的作曲，還有一段有趣的話兒華葛耐爾很歡喜狗。豢養一隻名叫潑比斯的小狗，平日常在華葛耐爾的室中跑來跑去。當他作這湯霍伊才爾的曲的時候，正在非常辛苦地組合這等複雜的音，潑比斯忽然爬上桌子，

「汪——汪——」

地吠起來，聽見了這音的華葛耐爾，立刻像對朋友說地對這狗說：

「噯！不錯不錯！這地方還沒有注意到麼？那麼我就改正能！」

立刻把作曲改正了。這可愛的狗，後來不久生病而死了。華葛耐爾感到非常的悲哀。

這湯霍伊才爾公演後五年，即華葛耐爾三十七歲的時候，作成了有名的美的歌劇羅安格林（Lohengrin）。再經十五年，即五十二歲的時候，又作出充溢着人情的歌劇德理斯當與伊索而第（Tristan und Isoldy）。到了五十三歲的時候，始作成那世稱為萬

世不朽的大歌劇尼袁倫根的指環(The Ring of Neibelogen)這大歌劇題材採自神話，卽由

(1)萊因的黃金

(2)華爾寇萊

(3)琪格非理特

(4)諸神的黃昏

的四首歌劇連合而成。其理想的高遠規模的雄大，實可稱爲世界第一，古今未有。因此華葛耐爾就成了歷史上的偉人。

雖在這樣成功的時間，但華葛耐爾決不安樂地度日。他所住的獨萊斯頓市，是德國的薩克索尼州的都會。當華葛耐爾三十六歲的時候，獨萊斯頓的市民起了革命，放逐了州裏的王，一時建起臨時政府來。血氣方盛的華葛耐爾，也與這班革命的人有關係。但薩克索尼北方的強大的普魯士軍隊，救了薩克索尼王，而侵入獨萊斯頓，打破了革命軍，主

謀者均被處死刑，華葛耐爾也將被捕，於是他扮作裝貨馬車的車夫，逃出了他的成功地的獨萊斯頓，漂泊於德意志的西部諸州，隱迹在世間凡十餘年。過了十三年之後，漸漸昭雪其罪，始恢復其清白的身。在這隱匿逃避的期間，他非常苦痛；然仍是苦心地作曲。

在這苦痛之後，大的幸福又臨到華葛耐爾的頭上來了。就是德意志南方的罷罷利亞大國的皇太子路特徽希，曾經聽到華葛耐爾的歌劇羅安格林，大為感動，說：

「我如果做了國王，我要把我的何等尊敬華葛耐爾的天才的心告示於世界。」

華葛耐爾五十一歲的時候，這皇太子居然做了罷罷利亞的國王。國王一即位，立刻召華葛耐爾到罷罷利亞的首都牟亨市來，對他說：

「一定要請你依照我的希望！」

於是華葛耐爾就在牟亨市做國王的賓客了。在其間他安心地完成了他的大作尼裴倫根的指環。

不但如此，國王又在罷罷利亞北方的山中訪得一處風景美麗而閑靜的罷洛伊德

(Beyreuth) 街在那裏建起一座非常精美而完備的劇場，專以送給華葛耐爾。長年的辛苦，今天完全得到報償了。

於是華葛耐爾的成功，就成了世界的尊敬的中心。然而華葛耐爾決不以此自滿，他奮勉他的七十歲的老軀，還希望更大的發展；但剛到滿七十歲的一年的二月十三日，忽然患了心臟病，在意大利的水都凡尼司地方的友人家裏死去了。

世界第一的歌劇家華葛耐爾的死的消息，忽然傳遍了世界各國，沒有一人不悼惜。罷罷利亞國王驚愕之餘，立刻打一電報，嚴命在華葛耐爾身旁的人：

「我的敕使未到的時候，無論何人不准手觸華葛耐爾的遺骸。」

二月十六日，在凡尼司舉行非常體面的葬儀，包着無數的花環的華葛耐爾的靈柩，由數萬的意大利人護送，到車站去乘火車，送回德意志。這火車一入德意志國境，就有許多德意志人爭先迎接着。到了罷罷利亞的首府牟亨車站上已有國王遣來的敕使，送上一個最大的花環，上面寫着一行字：

「罷罷利亞國王路特微希謹贈於偉大的音樂家華葛耐爾。」

敕使就上車，與華葛耐爾的靈柩同來，且賜以全用國王的禮待遇華葛耐爾的靈柩的特典。

不久柩車到了罷洛伊德的車站。這一天罷洛伊德全市的商店，學校，都休業，各戶都懸弔旗，市中張起黑布，市民全體穿了黑的衣服，出來迎接。華葛耐爾的死，眞同一國的國王的大喪一樣呢！

二月十八日傍晚，華葛耐爾的遺骸就在罷洛伊德的墓地中永久埋葬了。

諸君對於這種現象，作何感想？曾經在巴黎不能得食，甚至想不做音樂家而改做盜賊的華葛耐爾，今日如何呢？誰也不會豫料到他將成爲世界第一的偉人，而被用國王的禮來厚葬的！這全是由奮鬪努力而來的結果！

# 第六回　歌劇「羅安格林」的故事

——歌劇的話——

前回說述華葛耐爾的時候，曾經屢屢提及「歌劇。」現在要講前述的華葛耐爾所作的歌劇羅安格林的故事，當作歌劇說明的一例。

歌劇，英語叫做‘Opera’。就是優伶把說白統改作歌唱，一面歌唱，一面演戲。上臺的都是非常高明的歌手，用優美的聲音來歌唱，又伴着很大的管弦樂合奏，故把她當作音樂會看，實在也很可觀。加之還有許多優伶，裝飾得非常華麗眩目，在那裏演戲，或跳舞，其美觀眞是無可譬喩的！

所以歌劇的優伶，都要選用很會唱歌的，具有美的喉音的人。愈會唱歌，優伶的聲價愈高。

在說述歌劇羅安格林以前，先須知道下面的事：這歌劇所表現的事實，是距今約千年前，即西洋的紀元第十世紀光景的故事。所以這歌劇的梗概，是古代的事，又加了一種神話，即關於諸神的事。所以這原非實際的事實，全是造作出來的話。這是在德意志西北的比利時的安德華浦市所發生的故事。在那時候這是德意志領地之一。又那時候的德國的制度，國有王，國王之下有管領各地的領主。這歌劇便是在安德華浦市的勃拉龐德國的領主的家裏所發生的家庭騷動。

德意志王亨利，為了招集兵隊，到安德華浦地方來，就見到這勃拉龐德領內有家庭騷動，正在擾亂。即勃拉龐德領主於數月前死去，這領主有兩個子女，一是愛爾碩公主，一是其弟歌德弗利特公子。歌德弗利特還幼小得很，所以領主瀕危的時候，召貴族推爾拉孟特前來，把公子託孤給他，拜託他說「我死後請你照顧這孩子，將來教他承繼我的爵位。」就死去了。不料這推爾拉孟特是一個壞人，自己發生了想占領這勃拉龐德領地的野心，就謀拋棄這歌德弗利特。有一天，愛爾碩公主和歌德弗利特正在庭園中休息，推爾

拉孟特的妻惡爾脫羅特是一個懂得魔術的女子，就使起魔法來，使歌德弗利特變成了一隻白鳥。這事別人全不曉得。只是歌德弗利特忽然不見了，自愛爾碩以下，大家都詫異地在那裏探索。推爾拉孟特倒反說是愛爾碩公主自己想奪這國而殺死其弟的，上訴於亨利王。亨利王也難於裁判，正要叫推爾拉孟特和愛爾碩公主一同到神前去決鬬的時候，忽然叫做羅安格林的一個英雄不期地出現，來幫助愛爾碩公主，打罰推爾拉孟特。於是愛爾碩得勝了，就同羅安格林結婚，兩人管領這土地。

然這羅安格林，實在不是普通的人，而是一個「聖杯的武士，」即天神遣他下來守護基督昇天之前最後上口的杯的武士，氣力非常大，對無論那個人打戰都不會敗；只是他守着一個上天的律：「不得向人們宣布其名字。」即神明制定他，如果他向人說出了他的名字，就失卻一切的力，且不能住在人類的世界中。

惡爾脫羅特想用魔法來破他這天律，以阻礙愛爾碩與羅安格林的結婚，就於那一晚，結婚式未開始的時候，密密地去訪會公主，道過書間的事的失禮，隨即對她說，「今夜

將與你結婚的男子，是隱瞞着本姓的，倘然他果眞對你有愛情，決不會把名字隱瞞你。」於是愛爾碩公主就在結婚式的場上問羅安格林的名字。羅安格林不得已，只得直說是「聖杯的武士」。於是羅安格林不能住在這人世上，仍舊昇上天去。這故事的梗概如此。

前面已經說過，歌劇以聽唱歌爲最重要，故優伶都選用唱歌本領極好的人。這歌劇羅安格林的主要的優伶，規定須用具有下列各喉音的人：亨利王低音部，羅安格林次中音部，愛爾碩高音部，推爾拉孟特上低音部，惡爾脫羅特次高音部。

先明白了上述的事，然後去看歌劇。

舞臺開幕以前，舞臺前面下方有數百人的大管弦樂隊，開始奏出美麗的音樂。這在普通歌劇上叫做「序樂」(Overture)但在華葛耐爾歌劇上大都叫做「前奏」(Prelude)。羅安格林的前奏，起初是很微的美麗的音，漸漸大起來，終於變爲最大的音，最後又終於極微的音。中間有始終同樣的美麗的音返復着。這旋律是表示「聖杯的武士」的。

這優美的音樂完結之後，立刻開幕。舞臺上左右有美麗的林木，正面的後方有河流

橫着。這是安德華浦的附近的顯爾德河的河岸。在右方正面的大樹下面，亨利王坐在寶座上。其左右有薩克李尼的領主和邱林根的領主率了許多臣下排列着。又，在舞臺的左側，有勃拉龐德人並列着，在前面有推爾拉孟特，及其夫人惡爾脫羅特並列着。

幕一開，喇叭手吹起喇叭來，亨利王對大衆說：

「現在我國因爲要征東夷，正在募集強兵。你們大家須一致團結，忠勤我們德意志國！」

大衆振劍作聲，回答說：

「我們同來發揚德意志國的光榮！」

這時候國王向勃拉龐德的人們說：

「聽說你們的領主近來亡故了，後輩正在騷亂。詳情如何？你們委細說來！」

說過之後，推爾拉孟特就上前來，忠誠地訴說：

「先主勃拉龐德公病重的時候，召我到枕邊，託以遺孤。奉命之後，一心撫育。不料某

日愛爾碩公主同了他到林中去遊玩，就從此失去行蹤。這一定是愛爾碩公主迷於自身的利慾而親手圖害她的骨肉的兄弟。願國王公明裁判！」

國王聽了之後，說：

「如果屬實，愛爾碩公主眞是犯了兇惡的罪了。現在就叫她來審問把公主呼來！」

傳令使高聲呼愛爾碩公主。就有美麗的愛爾碩公主穿着雪白的衣服，出現於舞臺上。——

看眞是美麗的神女似的公主。旁邊的人都同聲地驚訝：

「這樣淸秀的公主，會犯那種兇惡的罪孼的？」

國王審問愛爾碩公主的罪。愛爾碩公主忽然全身發戰，不堪其悲痛似地說：

「那時候我在林中休息，朦朧地想睡，終於不知不覺地睡着了。在睡夢中，我看見穿着閃閃發光的鎧胄的雄壯的武士出現，到我的身旁，夢就醒了。醒來吾弟歌德弗利特已不知去向，呼尋了好幾次，終於不見他的行蹤。」

聽了這口供以後的國王及以下諸人，都非常同情於愛爾碩公主，叫說：

「這樣年幼的公主，決不會犯那種兇惡的罪。這究竟是甚麼原因呢？」

但是推爾拉孟特反對他們，他主張：

「這種任意揑造的夢，不可憑證。這夢中的男子一定是怪物。務請國王公明裁判！」

於是弄得國王無所措手，說：

「這確是奇怪的罪。這只有待神明來裁判了。」

大衆聽了這話，都說：

「神明的裁判，一定正確！」

於是國王抽出自己的佩劍來，把閃亮的尖刃插在地上，先向推爾拉孟特說：

「原告推爾拉孟特伯爵！用你的性命來決鬪，你勝的時候，你的訴是正！」

推爾拉孟特原是一個剛勇無雙的壯士，立刻承應說：

「遵命！」

國王又向愛爾碩說：

「被告勃拉龐德公主愛爾碩！你是年幼的弱女，你可選擇一個代你決鬪的武士，同推爾拉孟特伯爵決勝負，以決定你的罪的有無！」

愛爾碩張皇失措地說：

「唯王命是聽！代我去決勝負，爲我雪這無實之罪的壯士！我把我的身和心奉獻給他！唉，皇天援助我呀！」

國王立刻下命令：

「傳令使快擧號！」

於是傳令使呼出四個喇叭手來，叫他們立在中央的四隅。喇叭手就向着東南西北四隅而立，仰天高吹喇叭。傳令使向着天大聲呼叫：

「爲勃拉龐德公主愛爾碩捨身赴鬪的尊貴的勇士！快來！」

喇叭手反覆地向天高吹喇叭。人們都肅靜起來，舞臺上沒有聲息了。觀客也吞着唾液，在那裏默等。

忽然奏出非常美的音樂，舞臺正面內方的河上就有一隻白鳥曳着一艘小艇向這方面前進。小艇上有一個偉大的武士立着。看見了這情景的人們正在驚奇，武士忽然從小艇裏走下來，立在舞臺的正面。白鳥仍舊曳了小艇，向彼方遠遠地消去了。

這眞是一個雄壯的武士！全身穿銀的甲，戴銀的胄，左手持銀楯，右手持銀柄的劍。其堂堂的風采，照映於周身。這武士便是羅安格林。

羅安格林徐徐地走向國王前面，行一個禮，陳說：

「謹稟受天惠的我的大王：我是天遣我來爲這罹了無實之罪的可憐的公主愛爾碩代赴決鬬的人。」

又向愛爾碩公主方面說：

「愛爾碩公主！我現在爲援助你而來。你可安心，萬勿憂懼！」

茫然地呆看着的愛爾碩公主聽了這話，夢醒似地歡喜，伏在羅安格林的足下了，說：

「垂憐世人的尊貴的武士！救我的無實之罪！我把我的心和身一切奉獻於你。但願

你占勝了的時候，你做我的丈夫，把這國，這人民，都奉獻給你！」

羅安格林徐徐地握愛爾碩公主的手，扶她起來，反覆地對她說：

「我也但願占勝這決鬪，我和公主結偕老之緣，平安地治理這土地和人民。但是，有一事必須請你爲我立誓：卽無論何時，不可詢問我的姓名與出身。只有這一事不可忘記！」

愛爾碩就立誓說：

「我已牢記。決計無論何時不詢問你的姓名和出身。」

於是羅安格林向大衆大聲叫道：

「請列位聽着！愛爾碩公主全然無罪，推爾拉孟特伯爵無理訴訟她，使她被這惡名。現在請看神明的裁判！來，看勝負！」

聽到了這番話的推爾拉孟特伯爵，雖然心情惡劣，但他本是勇猛的將士，故立刻拔劍前進。

「無論如何要決個勝負！勝敗是時運。在我們的大王面前堂堂地爭勝負，是武士的面目！」

「那末請大王就發決鬥的命令！」

於是亨利王發了決鬥的命令。

傳令使傳令之後，卽有喇叭一聲響出，國王拔起劍來，向掛在旁邊的樹上的楯擊了三響。第一聲響出時，羅安格林和推爾拉孟特起立，各裝姿勢。第二聲響出時，兩人各拔劍前進。第三聲響出時，兩人就開始戰鬥。鬥了數合之後，推爾拉孟特肩上挨了一劍，就倒地了。羅安格林用劍指着倒地的推爾拉孟特的胸部，叫道：

「神明的公明的裁判，是如此！要殺你容易；但我不歡喜作無益的殺生，饒你一條命。從今快快懺悔，去做和尙！」

推爾拉孟特伯爵和其妻惡爾脫羅特咬着牙齒，心中懊喪，然而已經沒有辦法。

國王以下諸人，大家賞讚這勇士的本領，就把羅安格林載在他的楯上，又把愛爾頎

載在國王的楯上，大家擡了，唱着凱歌，向彼方去了，舞臺就閉幕。以上是這歌劇的第一幕。

不久之後，又有趣味不好的短促的音樂，由管弦樂奏出。忽然第二幕開幕了。舞臺上是夜的光景，薄闇之中，右邊是安德華浦城內的寺院的入口，後方是武士們的住家，左方是女官的住室的入口。

在這寺院的入口的石級上，有穿黑衣的男女二人在密密地講話。其一人是推爾拉孟特伯爵，他一人是其妻惡爾脫羅特。惡爾脫羅特眺望武士們的公館的窗中的光，茫然地立着。

推爾拉孟特懊喪似地向其妻說：

「吾妻！在這種地方，被人見了只是增羞。不如快快回去罷！」

惡爾脫羅特聽了之後，說：

「那裏！決不可回去。晝間的怨沒有洩，一直不去。」

「洩怨，這恐怕不可能了罷！神明不許可我們！」

暫時這樣互相爭執了一回之後，惡爾脫羅特終於決心似地向推爾拉孟特提出：

「今夜天明時，便是那武士和愛爾碩公主舉行結婚式的時刻了。我要用我的魔術去阻礙他們的結婚式。」

推爾拉孟特聽了，疑惑似地想。惡爾脫羅特低聲向推爾拉孟特說：

「那武士晝間從艇子裏下來，將代替愛爾碩公主決鬬的時候，曾經再三囑咐公主，說卽使結了婚，決不可詢問他的名字和出身，並要她立誓。我由魔術探知了那男子的本性。他宣布他的名字和出身時，他就不能再住在這世界上。不但如此，而且他的一切力都要失卻。晝間所以能戰勝你者，也不過是一種妖術。」

推爾拉孟特聽了這番話，大爲動怒：

「那武士是以妖術戰勝我的麽？我始終被欺，悔極悔極！」

「現在我想揭破那男子的妖術，以報這股怨。」

這時候公館的高樓上，愛爾碩公主穿了雪白的衣服出現。她在那裏歌唱今宵與那

武士結婚的歡喜。惡爾脫羅特聽了這歌聲，對她丈夫說：

「這正是愛爾碩公主。我須得接近她，好作報怨的手段。你暫時避去。」

推爾拉孟特退場。

於是惡爾脫羅特走到近愛爾碩那裏，叫着：

「公主！愛爾碩公主！」

公主在暗中探索，問道：

「誰在呼我？——啊，你是惡爾脫羅特夫人麽？到此有何貴幹？」

惡爾脫羅特作非常可哀憐的聲調：

「我受了惡人推爾拉孟特的欺騙，無端地懷疑無罪的公主，我身的罪，直是後悔無及！要請公主原宥！」

素性溫良的公主，聽了這話覺得可憐，就對她說：

「現在已經由公明的神明的裁判，雪了我身的無實之罪，故我已全無怨恨之心。你

不要立在這黑暗之中，可到這公館裏來。」

就命令侍女，延惡爾脫羅特到公館裏來。

兩個侍女擎着蠟燭，照出惡爾脫羅特的姿態。

惡爾脫羅特俯伏在公主的足下，說：

「謝謝公主！赦我的罪惡的恩德，我至死不忘。爲圖報這大恩，我有關於公主自身的話奉告公主，無論如何要奉告。」

「是甚麼事呢？」

「是關於迫近在明晨的大婚式的不祥的事。」

「這不祥是甚麼呢？」

「那高貴的武士，曾經叮嚀囑咐你不要詢問他的名字和出身。我知道這是奇怪的妖魔的事。不然，豈有對於終身的髮妻，不肯告訴名字和出身的道理呢？所以公主在結婚以前，務必先詢問他的姓名。」

愛爾碩公主聽了這話，立刻身體發抖，眼中發出疑惑的光。然而立刻回復，徐徐地說：

「不，我雖不曉得他的姓名，也完全信用他。」

惡爾脫羅特向後方低聲說道：

「雖說這樣強硬的話，然公主的心已大起疑惑，我的怨因此可以報了。」

愛爾碩與惡爾脫羅特的姿態同時在公館中消去。這時候推爾拉孟特從公館的黑影中出現，獨自說着：

「我妻惡爾脫羅特的擺布眞好！從此可以打翻傷我的武士面目的讎人了。」

就向彼方走進。

這時候舞臺上發出白光，天明了。有喇叭聲響出，同時國王的傳令使出現，報告推爾拉孟特伯爵須處流放孤島的刑罰。後面有許多人，是來看這一天愛爾碩公主與那無名的武士在這寺院舉行結婚式的。於是有愛爾碩公主裝扮得很美豔，由許多侍女擁護了出現。大衆排成行列，將走進寺門去。突然裝飾得很美麗的惡爾脫羅特出來，立在愛爾碩

公主前面，提出反對，說：

「公主將與結婚的武士，是不知姓名，不知出身的怪物。我與我的丈夫推爾拉孟特，都是貴族世家出身的人，我正有先入這寺院的權利。」

愛爾碩公主喫驚，正要抗辯的時候，國王偕了羅安格林，隨從了許多武士而出現了。羅安格林正想與愛爾碩一同進寺院的時候，推爾拉孟特出現，也來攻擊，說：

「昨日的決鬬，我之所以被他占勝者，是因爲他有妖術。這不是光明正大的決勝負。如果不然，你說出你的姓名和出身來！」

愛爾碩公主心中雖然疑惑，但因爲在先有堅固的誓言，會面之後終於不得發問的機會，只是說：「我絕對信用這尊貴的武士。」

羅安格林與愛爾碩公主攜手入寺院中。第二幕告終，舞臺又閉幕。

不久，在第三幕開始時，有管弦樂奏出開幕的音樂。這是非常愉快的曲，繼續的是有名的結婚歌的音樂。有高尚的進行曲風的旋律，是一般人所熟悉的樂曲。

這音樂奏過之後，有同曲調的結婚的合唱，徐徐地開出幕來。舞臺上是宮殿中的結婚室的場面，一所裝飾極美麗的房屋。起初許多人唱着結婚歌走進來。背後正面的門開，出愛爾碩公主帶了許多侍女慢慢地進來。然後羅安格林與國王也帶了裝飾華麗的許多武士進來。大家走到了舞臺正面，齊聲唱了祝頌愛爾碩公主與羅安格林的幸福的歌，就走出室去。舞臺上只有愛爾碩與羅安格林二人留着。

這時候愛爾碩心中的疑惑愈加深起來，非常煩悶。心中竊自想道：

「既然做了夫妻，夫妻要甚麼事都不隱瞞，纔是眞的愛情；現在我卻連丈夫的名字與出身都不曉得。雖然立誓不詢問他，但是我總不能忍耐。我幾時總想問一問看。」

見了這樣子的羅安格林，就對她說：

「甚麼事都不要問，儘管信用我。不知道，正是我們二人的幸福。」

想阻止她的疑慮。然而愛爾碩心中的苦悶無論如何不能忍耐，她終於決心請願：

「請你將尊姓名及出身只告訴我一人！」

羅安格林將要回答她的瞬間，突然推爾拉孟特拔劍直入，想來殺羅安格林。

看見了這情狀的愛爾碩公主，一想，這是她丈夫的危機！就立刻將劍遞給羅安格林，羅安格林立刻拔劍，把推爾拉孟特斬殺在一刀之下。推爾拉孟特倒地，不說一句話，就死去。

羅安格林呼許多貴族和武士出來，命令他們：

「把這男子的屍體擡到國王面前去！我現在正要在國王面前宣布我的名字與出身。」

因驚駭而戰慄着的愛爾碩公主，茫然地仆倒在羅安格林的腕上。羅安格林呼侍女們，命令她們：

「扶公主到國王面前去！」

舞臺上急速變樣，變成與第一幕同樣的安德華浦附近的顯爾德河岸的場面。光景全與第一幕同樣。自國王以下諸貴族們，都在那裏等待羅安格林的來到。

推爾拉孟特的死骸用黑布包了，擡到這裏來，大家驚駭。後面愛爾碩公主帶了許多侍女，悄然出場。人們對這光景愈加驚奇不解。

與第一幕同樣，被銀甲，戴銀胄，持銀楯的羅安格林出現。大衆見了這勇壯的風姿，起一片歡聲。國王也讚美羅安格林的勇壯的姿勢。羅安格林走到國王前面，行一個禮，說道：

「我現在受天之命，來誅戮了惡漢推爾拉孟特。但愛爾碩公主違背對我的前約，破壞了她的初誓，詢問我的名字與出身。疑心一起，包隱也無用了。現在我不再包隱，我將宣告我的名字與出身。」

這時候奏出這歌劇中最有名的羅安格林歌。其間聽見美麗的「聖杯」的音樂。

「我不是這世間的人。天神命我下降到這世界，來守護從前耶穌基督代萬民受罪，將登最後的臺的時候，最後接吻的聖杯。『聖杯的武士』羅安格林，便是我。所以我扶弱，摧強，懲惡，力大無限。我與無論何人戰鬭，決不失敗。只是天神禁誡我一條規律：不得向人們宣露我的名字與出身。宣露了我的身分之後，就片刻也不能留在人間。

現在我已經宣布了我的身分，所以非立刻歸天不可了。列位，再見！」

說了之後，又與第一幕同樣，河上一隻白鳥曳一艘小艇，來迎接羅安格林。人們看見了，都指着說：

「看，看，那白鳥，白鳥！」

騷擾起來。愛爾碩公主因驚懼和悲哀，仆倒在地，哭泣着：

「啊喲！怕啊！我的幸福破滅了！」

羅安格林將登舟回去，惡爾脫羅特出來，說：

「我的怨發洩了！最後的勝利在我！」

聽得了這話的羅安格林，向天祈禱。天上飛下一匹鳩來，這是天神差下來的使者。這時候白鳥突然沈入水中，再浮出來的時候，已變成一個可愛的少年。這便是以前惡爾脫羅特用魔術把他化成白鳥的，公主的弟歌德弗利特，現在天神給他解除了這魔術，使之再歸人世。惡爾脫羅特見了，曉得自己的妖術已經破露，驚駭之餘，倒地而死。

羅安格林所乘的小舟，由鴿代替白鳥曳行。羅安格林的姿態漸漸向遠方消失了。

愛爾碩公主抱住弟歌德弗利特的腕，氣絕仆地。幕徐徐閉上，這歌劇就告終。

# 第七回 神奇的懷娥鈴的所有者

——帕格尼尼的話——

這是關於世界第一懷娥鈴大家尼古洛帕格尼尼（Nicolò Paganini）的話。

這人登演奏臺，奏起懷娥鈴來，簡直像拿了弓而跳舞，快得全然看不出指的停留。其神奇的音響不絕地千變萬化，簡直使人疑為有神力的精巧無比的一架機器。其旋律的悅耳，音的美妙，使人決不相信這是世間的人奏出來的，聽的人都說：

「帕格尼尼的懷娥鈴，一定與普通的懷娥鈴不同，是一種有特別裝置的，神奇的懷娥鈴。所以奏起來那樣好聽。」

於是大家稱帕格尼尼的懷娥鈴為「神奇的懷娥鈴」了。

有一天晚上開音樂會，這帕格尼尼的神奇的懷娥鈴奏出美妙的音響來，滿場的聽

衆都聽得如醉如夢，不絕地讚歎。

有一個貴族也在聽樂，他聽了這種神奇的演奏，就去招呼帕格尼尼，問他：

「你的懷娥鈴，發的音眞神祕。是不是其中有特別的裝置？」

帕格尼尼搖搖頭，回答他說：

「那裏？一點特別裝置也沒有。倘然你疑心，儘管請你檢查。」

說過，就把自己手裏的懷娥鈴遞給他。那貴族接了懷娥鈴，仔細檢點一番，說：

「咦！眞個是普通的懷娥鈴。一點裝置也沒有。那末剛纔發出的聲音實在有點不可思議！」

正在側着頭懷疑。帕格尼尼坦然地又對他說：

「不拘甚麼東西，凡是張有弦線的，我都能一樣地演奏給你聽。」

貴族聽了，驚奇地說：

「不拘甚麼東西，凡是張有弦線的都能一樣地演奏？」

「呃，一樣的！」

貴族像開玩笑似地指着自己的皮鞋，對他說：

「那麼在這皮鞋上張幾根弦線，也一樣的麼？」

「呃，一樣的！」

貴族心中想：

「這倒有趣！同他開一回玩笑看。」

立刻把穿着的皮鞋脫下來，遞給帕格尼尼，說：

「那麼請你在這皮鞋上釘幾個釘，張起弦線來奏奏看。」

帕格尼尼全無難色地接了這皮鞋，在上面釘了釘，把懷娥鈴的弦線拿下，張在這上面，自然地用左手把持了這皮鞋，右手拿了懷娥鈴的弓，立起來了。看了這光景的貴族及周圍的人，想像這皮鞋將發出怎樣的聲音來，拿了非常的好奇心，看守帕格尼尼的一舉一動。

帕格尼尼與平素一樣地持弓，又是跳舞似地彈起來。看不清楚的手指的速度，悠揚

的美音使貴族等大家忘記了這是皮鞋，以爲仍是從那「神奇的懷娥鈴」發出來的音。

懷娥鈴演奏爲世界第一的帕格尼尼，拿皮鞋演奏起來也比世界無論那個懷娥鈴家的演奏都要高妙，那貴族此後就把帕格尼尼演奏過的這隻皮鞋當作家藏的寶物，而永遠留傳給子孫。

又有一次，帕格尼尼與友人一同在奧國的首府維也納市的某街裏散步。忽然聽見有懷娥鈴的聲音飄來，耳朵非常靈敏的帕格尼尼聽了這聲音立刻對友人說：「這是意大利的民謠。這演奏的一定是我們意大利人。快去看，是甚麼樣的人在演奏。」

就催促友人向聲音來的方向走去尋找。帕格尼尼是意大利人。

不久找到了發音的地方，路旁一個少年的乞丐在拉破損了的懷娥鈴。四周圍着幾個人，在看這少年的乞丐。但這少年的手段不十分高妙，故周圍的人並無想給他金錢的樣子，只是立着聽聽罷了。

帕格尼尼排衆而入，問這少年：

「你是意大利人麼？」

少年停止了懷娥鈴，回答：

「是，我是意大利人。」

「你遠遠地從意大利到這奧國來，爲甚麼做乞丐呢？這是意大利的恥辱，你曉得不曉得？」

「啊！自然曉得！然而我有細情：我的父親早年棄世，現在只有一個老母：老母長久臥病在牀，家無一文的積蓄，沒有爲母養病的方法。因此我不得已奏這懷娥鈴，在路旁求行人的解囊，拿這收入來作老母的養病之費。但在意大利，像我這樣未成熟的技巧，差不多不能得錢；我想在這維也納市奏起意大利的珍奇的民謠來，也許還有人來聽，可得若干的收入，所以越了阿爾比斯山的險，遠遠地到這地方來。」

帕格尼尼聽了這番話，心中很不快似地把自己懷中的錢袋摸出來，如數倒出來一共給

了他，然也沒有多少錢。

隨後他就拿了這少年的懷娥鈴與弓，自己奏起來了。照例像拿了弓跳舞的樣子，看不分明的指的速度，滾珠似的美而神奇的音，忽然把路上的行人的足牽住，周圍集了數百人。

聽了這自古以來所未有的世界第一懷娥鈴大家帕格尼尼的演奏的人們，猶如走進了夢的路裏。一曲奏完的時候，喝采之聲轟動如雷。

這時候帕格尼尼取了這乞食少年的汚穢的帽子，拿了到周圍的人們中間走一轉。人們爲了帕格尼尼的關係，大家把錢袋倒給他，一刹那間，帽子裏積滿了數百塊錢。

帕格尼尼立刻把這錢遞給那少年，對他說：

「你拿了這錢，趕快回到意大利去，拿去養你母親的病，好好地看護她。以後決勿在外國曝露意大利的羞恥。」

說過立刻同了友人回寓去了。

這尼古洛帕格尼尼，於西曆紀元一千七百八十四年的二月，生於意大利北部的有名的耶諾亞港。他的父親名叫昂篤尼屋帕格尼尼，是在這港營漕業的人。這父親非常愛好音樂，尤其歡喜彈曼陀鈴。因此兒子尼古洛帕格尼尼從幼時就接近音樂，由父親自己教練曼陀鈴與懷娥鈴。父親的懷娥鈴自然不是高明的；但教幼小的尼古洛，是足夠的。父親的教法非常嚴厲，稍奏得不好一點，就用鞭子來打。

父親的教法這樣酷苛，但幼小的尼古洛常常忍受這苦楚，吞着眼淚而用功。慈愛的母親看見了這狀況，也每每流淚而慰安他。

有一次，母親夢了這樣的一個夢，不知從那裏來了天神的使者，對母親這樣說：

「我是受了天神的命而到這裏來的。你的慈愛的心已感動了天神，天神說，可以允許你一個任何的祈願。你快說出來！」

母親喜出望外，立刻在大地上叩頭，陳說她的祈願：

「我不想自己的榮華，長生；但只有一願：希望我子尼古洛成爲世界第一的懷娥鈴

大家。求天神允許！」

天神的使者歡喜地笑，回答她說：

「這祈願必可上聞於天，允許你。」

夢就醒了。

母親朝晨起來，就把這夢講給兒子尼古洛聽，又勉勵他說：

「你仗神力，將來必可為世界第一的懷娥鈴家。願你忍耐目前的苦楚而用功。」

尼古洛每日必受父親的鞭打，一年中必有數回因身體受傷生病。生病時還是不屈地用功。因此之故，六歲時已成大家，出席演奏懷娥鈴一次，聽者皆流淚讚歎。此後父親的力已經不夠教他下去了。想使這孩子從高明的先生去學習，其時適有一稍知名的懷娥鈴先生，就領他去見這先生，懇託他：

「請收容這孩子為弟子！」

先生說：

「甚麼？這樣小的孩子想學懷娥鈴？叫他奏一曲看！」

尼古洛帕格尼尼就拿了懷娥鈴，不慌不忙地奏了一曲很難的曲。先生驚奇得很，決然地說：

「這了不起！這決計是我所不及的，請你們另找更高明的先生去從學罷。」

到無論那個先生那裏去，都同樣地被回報出來。於是不得已，帕格尼尼只得自己來用功，研究。

到了八歲時，自己已漸漸會作高深的曲，像有名的懷娥鈴朔拿大的大曲，也已會作了。

自此以後，其演奏的技術與作曲，一年一年地進步起來了。他對於作曲，也很費苦心，其熱心眞出人想像以上，剛滿十三歲的時候，有一回正在用心作一曲，拿懷娥鈴來試奏，把這曲的奏法試變爲種種形式，自朝至晚，繼續變了百餘次，到了晚快，竟氣絕了，就地倒臥。家人抱他起來，爲他吹入氣息，方纔醒轉。

兒童時代這樣激烈地用功，結果傷了他的身體的健康。爲了保養，父親領了他到各國去旅行。到處出席演奏懷娥鈴，博得美評。終於名震於全歐，幾被崇仰爲懷娥鈴之神。德意志皇帝授這世界第一懷娥鈴大家以男爵，優待他爲貴族。羅馬法王萊屋十二世送他光榮的勳章。

關於帕格尼尼奏神奇的懷娥鈴，還有一段佳話：

當時是意大利國內起革命的時候，愛國之士，大都入監獄。音樂者中也有許多人被捕入獄中。帕格尼尼也是其中之一人。

帕格尼尼在獄中，後來得到了一支粗陋的懷娥鈴。但其弦線都已斷脫，只剩了一根。（懷娥鈴共有四根弦線。）在監獄中，要買新的弦線自然不能。

帕格尼尼不得已，就拿這只有一根弦線的懷娥鈴來自朝至晚地苦心練習。雖然只有一根弦線，然能比普通人用四根弦線更自由地奏出很難的曲。後世傳爲佳話。

帕格尼尼於紀元一千八百四十年五月二十七日死於尼齋地方。享年五十六歲。帕

格尼尼因音樂而得的錢，雖在各地隨時捐贈，然死時遺產還有四十餘萬元。

讀了這帕格尼尼的傳記，可知偉人都是從幼小時忍耐苦楚而用功的。研究藝術的人們，大都過於重視天才，即生來具有的才能，心中只以爲：

「我生來有用，故修藝術必可成功爲名高的人。」

然而無論先天何等高，不用功是無用的。從來沒有不受苦而成名的人。某學者曾經這樣說：

「所謂天才者，就是比普通人能忍受更多的苦痛的人。」

如前面所說，尼古洛帕格尼尼從幼小時候受父親的鞭打而用功，想來似是殘酷的；然這正是使這孩子成爲世界第一的懷娥鈴大家的。假如那時候尼古洛不能忍耐這苦痛而用功，即使他的母親幾次夢見天神的使者，也只是夢，不會成功。這夢，其實不過是指示人：

「異常的勉勵努力終能成爲成功之基，是天的定律。」

讀帕格尼尼的傳記，同時使諸君可以得到這一番教訓。

還有一個關於帕格尼尼的逸話：

帕格尼尼三十三歲的時候，住在意大利的都會羅馬地方。那時候適有有名的「卡爾拿伐爾」(Carnaval)祝祭。這是西洋太古以來的大祝祭，是祭祀希臘的酒神的。那時節的數日之間，在各國的大都市裏，差不多大家出來，跳舞，歡躍，參與這奇妙的祝祭。那一年羅馬市也盛行這祝祭。羅馬在那時候，恰好以歌劇被稱爲西洋第一流，洛西尼(Rossini)，馬伊亞陪亞(Mayerbeer)等歌劇大家，也都在羅馬。帕格尼尼與這班人一同弄了一禮拜音樂。結局帕格尼尼因疲勞而得重病。從羅馬遷住到南方的耐布爾斯市去的時候，差不多衰之得將倒了。

見了這情形的人，都嚷着帕格尼尼罹了肺病了。那時候帕格尼尼爲了要保養，租一間房室居住着，其屋主聞得這消息，大驚，說道：

「我的房屋中有了肺病患者，還了得？我的房屋將永遠沒有人要租住了！」

就無理地把重病的帕格尼尼逐出，讓他臥在道路旁。在那時候，肺病是一般人所視為最可怕的病的。

對於帶了重病被捨棄在道路旁的帕格尼尼，誰都害怕，一個人也沒有走近他去的。這樣下去，自然是要死的。後來有一個帕格尼尼的友人欣台理，是習賽洛（Cello 大形的懷娥鈴）的人，那一天恰好來探望帕格尼尼的病，見了這狀況，大驚，忘卻了病的傳染，（其實決不是肺病，）自己抱起帕格尼尼來，硬雇一輛車子把他載進去，車到郊外的安靜的自己家裏，專心看護他的病，不久帕格尼尼的病好了。

帕格尼尼大為感激欣台理的友誼，把自己的祕曲和奧理傳授給他，後來這欣台理就成了有名的音樂家。中國有「德不孤，必有鄰」的格言，這逸話便是其好例。

# 第八回　勝似百萬言的說教的一曲

——罷哈的話——

從前德意志有個大音樂家，叫做賽罷斯典昂罷哈（Johann Sebastian Bach通稱罷哈。）這人彈風琴，在當時稱爲世界第一。但他自然不止會彈風琴，關於披雅娜，懷娥鈴，唱歌，管弦樂，都作出許多的樂曲；後人稱他是歐洲作曲家的模範，西洋音樂是因了他的力而急速地進步發達的。

這是西曆紀元一千七百三十二年的秋十月的某日的事。這時候罷哈正住在德意志國的薩克索尼州的美麗的都市萊府（Leipzig）。

這市裏有個宗教學校，叫做都麥斯學校。罷哈是這學校裏的風琴奏者。罷哈的住宅，在這學校的鄰近，是一所精小的屋。

罷哈的身體很胖，看來是很健的人；嘴巴緊閉，眼睛炯炯發光，有特別的威嚴。因此住在這市裏的人見了罷哈，都這樣評論：

「那人的心眞不可測，神氣很像鴟梟。」

但罷哈一坐在風琴前面演奏起來，就誰都端坐不動，垂頭而感動似地聽樂，終於流淚。

恰好這年十月裏有一天的晚上，罷哈的家裏點起燈，家人都齊集，十分歡樂地在那裏談天。

穿黑衣服而坐在中央的，是父親罷哈。坐在右方的女人，是母親。她有美麗而上品的容貌，眼中含着一種可愛的神色。但體格壯健，可說是德意志婦人的型。頭上戴雪白的帽子，頸中飾以明淨的玉。在這母親的膝上，抱着出世還只三月的嬰孩。這嬰孩的名字叫做克理斯托夫。

又在這母親的身旁，有二三個男孩快樂地在遊戲，且烘蘋果來喫。其中長男富利特

孟罷哈，身體像父親，偉大而很有丰采，但本質不大好，略有點亂暴。這時候正在火爐旁邊注視弟弟們遊戲。

在父親身旁，還有一個靜坐着的略瘦的少年。這是第三子哀馬紐爾罷哈（Emanuel Bach）其容貌很像父親，望去溫和而快活。這哀馬紐爾曾經爲了求學，離家遠行。這一天偶然回家。故父親母親，連兄弟們都歡喜地迎接他，現在正張着歡樂的夜宴。

這時候哀馬紐爾從懷中取出幾個樂譜來，放在父親面前，紅着臉對父親說：

「父親！這是我試作的曲，這裏面也有像樣一點的東西麼？」

父親罷哈慢慢地拿起來一曲一曲地看。他的兩眼角上流着眼淚，非常歡喜地說：

「啊，哀馬紐爾！這些都很好！你將來必定要成大音樂家，名震於天下呢！然而一心信賴神明，一點也不可懈怠。阿哥富利特理希，你也非拚命用功不可！我已經年老了，此後只有看你們立身成功，是無上的樂事。」

孩子們聽了這話，答應道：

「我們都知道聽父親的話，一心用功。」互相歡喜。這時候大門口有馬嘶的聲音，忽然有響亮的足音，夾着劍音，又起堂堂似的敲門聲。

富利特理希與哀馬紐爾立刻立起來，走到門這方面去。在馬與劍的聲音裏，幼年的孩子們恐怖而停止了遊戲，來拉母親的袖。母親也疑心起了甚麼事，變色而呆然地立着。

罷哈泰然自若，說着：

「一點不要怕！沒有甚麼不好的事體的，一點不要怕！」

從容地坐在椅子裏。

不久門開了，一個華麗的禮裝的士官，非常疲倦似地走進來，對罷哈作一敬禮，堂堂地說：

「我是薩克索尼州的王所派來的使者。有王的侍從者勃路爾伯爵給音樂大家罷哈先生的信帶來，從首府獨萊斯頓飛奔了百哩的路程，剛纔到這裏。這是給先生的

信。」

說過，把一封信呈給罷哈。

哀馬紐爾靜肅地立起來，請這士官坐在椅子裏。罷哈拆開信來，慢慢地讀。

「敬啓者，吾至仁之薩克索尼及波蘭王欲聞名高世界之風琴大家罷哈之音樂。擬請於本月二十四日在首府獨萊斯頓之寺院爲王獻其妙技。此係足下之光榮，想必樂爲。明後日王當派馬車來迎，請豫爲準備。以上之意，出自王命，謹爲代達。此上

罷哈先生

伯爵勃路爾，十月二十二日。」

閒話休題，且說當日的事：世界第一的風琴名人罷哈在獨萊斯頓的寺院中爲國王演奏妙技的消息，傳遍了市中。這一天齊集在寺院的紳士淑女，不下幾千人。軍士皆穿燦爛的禮裝，婦人們更裝飾得美麗，寶石的光閃耀人目。

在中央的玉座上，國王已經就坐。其左右自侍從勃路爾伯爵始，以至大官貴族，排列如林。國王已經年老，白髮如霜了。

國王慢慢地向勃路爾伯爵說：

「聽衆大家熱心地在等待這大音樂家了；罷哈的來何其遲？」

正在等得心焦，這時候就有一個人排戶而入。國王見了，說：

「噲，那邊來的堂堂的男子是誰？他的左右還有兩個活潑的青年隨附着他呢。」

勃路爾伯爵回答說：

「那男子正是吾王所召的音樂家罷哈。其左右隨附着的青年，是其長子富利特孟與第三子哀馬紐爾。」

不久，舞臺上發出一種清徹的天上音樂似的風琴聲音來。坐在風琴前面的罷哈隨了指的運動而精神愈加清健起來，聲音愈加高起來。滿場的聽衆，彷彿已經死了的樣子。

風琴的聲音愈加高起來，強起來。其中有一種說不出的威力，彷彿神明出現，在責人們的過去的罪惡。聽了這音的人們，都戰慄，改悟自己的過去的罪惡與汚跡。

不久之後，罷哈的風琴的音調忽然靜起來，其美麗的聲響恰好比改悔罪惡的人被

了神明的救，而升入美麗的天國。這全是極樂的音樂。

罷哈的音樂彈畢了。聽樂的幾千人，現在都已將其汚辱的心洗清，而變成美的神心了。比較起數萬的聖賢的說教來，罷哈這一曲音樂的效果不知要大到如何程度哩。

坐在罷哈身旁的兩個小孩子聽了這音樂，也感激到流淚，全身震慄，竟忘記了立起來。

這時候國王茫然地，魂不附體似地，不自知地走上舞臺，走到罷哈後面，把手搭在他肩上，忘記了要說甚麼話，只是無言地流淚。

罷哈慢慢地對國王說：

「吾王！據我所見，剛纔的天國的音樂的確感徹了吾王的心。恐怕吾王爲了剛纔的不可思議的聲響而心神不安，故身體在震慄了。曲終時的美麗的音樂，是表現天國的。吾王！在淸淨的天國的幸福前面，這現世的榮華不過是夢！現在想吾王悟到了！」

這時候國王漸漸發出戰慄的聲音，向着罷哈，說：

「你的音樂初奏出時，恰像一種魔物，在促我死。忽然又平靜了。倘然就此告終，我一定死了。向來我對於死的事，曾經想過幾次；然從未有像今日地恐怖戰慄。我有生以來，今日始得開悟。」

罷哈聽了，微微地笑，對國王行一禮，想回去了。

國王急忙阻止罷哈，對他說：

「我不忍使你空空歸去。你有甚麼願？請你告訴我。」

罷哈微笑，回答國王說：

「我的心受神明的恩惠，已比吾王更富於幸福了。另外全不願望甚麼。拜受了吾王的讚賞，已經滿足了。」

國王說：

「你既然另外並不願望甚麼，關於你的兩個小孩有甚麼願望呢？」

罷哈聽了，臉上略現躊躇，說：

「既蒙垂念，那麼關於我的長子富利特孟的身世，願吾王垂惠。次子哀馬紐爾已受神的恩惠，可信其將來能以音樂家而立身了。唯長子富利特孟的將來，正無着落，故我死以後，也望吾王賜他恩惠。」

諺云：「知子莫如親。」罷哈的兒子正如他所預料，後來哀馬紐爾不辱親名，成爲有名的音樂家；而長男富利特孟，雖也是非常的天才者，但墮落而不成名，終於夭死。

臨別的時候，國王再三握罷哈的手，說了

「祝你們父子的永遠的幸福。」

國王就回宮去。罷哈也就動身回萊府，在寺的前面，已經備有和國王自己的一樣華美的馬車，把罷哈父子載入這馬車中，前後擁了許多衞兵，槍旗翻飛於秋風中，劍光映着夕陽，恰如迎接凱旋的將軍。在歡送的呼聲中，馬車直指萊府而去。

這賽罷斯典昂罷哈，於西曆紀元一千六百八十五年三月二十一日生於德國的邸林根州。幼時失父母，由其兄音樂家克理斯托夫罷哈撫育而成人的。

刷當然不像現在地容易，故好的樂譜，很不容易到手。

這克理斯托夫，藏有許多當時有名的大家所作的樂曲的樂譜。在那時候，樂譜的印

賽罷斯典昂自幼愛好音樂，要向阿哥借這種樂譜，但阿哥很吝嗇，不大肯借給他。

有一天，阿哥出門去了。賽罷斯典昂想乘此機會偷把這些樂譜抄出來，就去看阿哥的書架。不幸書架的門鎖閉着，無論如何開不開。他就大失望而哭泣。再仔細看，書架上有小隙縫。好在他的手很小，就設法伸手進去。取一張樂譜，把牠在裏面捲成一細管，從隙中抽出。

但在白天抄寫，必爲同居的人所看見，於是他就在半夜裏，等同居的人們都睡了之後，偷偷地拿出來抄寫。又點燈火恐被人責，不得已他選月明的晚上，在月光中一點一點地抄寫。有月的夜，他每每不眠。過了六個月，就統統被他抄出了。這種熱心實在使人驚歎！

因爲他是這樣過於用功的，故老年患眼病，終於成爲盲子。紀元一千七百五十年七月二十八日，他以七十五歲的高壽歿於萊府。

# 第九回　感動王者的太晤士河上的船樂

——亨代爾的話——

這是關於與前述的罷哈同時代的而並傳盛名於西洋音樂界的亨代爾（Georg Friedrich Händel）的話。

這人與前述的罷哈同年，即於西曆紀元一千六百八十五年的二月二十三日生於德國的薩索尼州的小市鎮裏。他的父親是醫生。他的父親曾希望教養這兒子做法律家。但這孩子生下纔兩歲就非常歡喜音樂，一聽到別人的歌唱彈奏，立刻能模仿得很像。故其嬰兒時代，很歡喜弄音樂，一天到晚不離地坐在樂器的旁邊。父親見了這情形，大為擔心，他說：

「做法律家，音樂是不必要的。每天讓他弄這種東西，終不能學成優良的法律家。以

後須禁止這孩子，絕對不准弄音樂。」

自此以後就完全禁止他聽音樂或弄樂器了。

然這禁止決不能阻礙亨代爾。他對於無論何種音樂，常常極注意地傾聽。

但亨代爾的母親原不那樣頑固，她就容許他，說：

「你既然這樣愛好音樂，那末等父親不在家的時候私下弄弄罷！」

於是亨代爾把一架叫做克拉微可特（Claviehord即今日的披雅娜的元祖）的樂器隱藏在堆物間中，於父親不在家的時候，一個小孩子像老鼠似地獨自鑽進堆物間裏，一心不亂地用功。

這樣的辛苦慘澹的用功的結果，他的手腕高妙得驚人了。剛滿五歲的時候，在某音樂會的席上當大衆前面演奏，使得滿座大爲驚歎。

這樣一來，頑固的父親也認明了這孩子的天才。曉得硬教他學法律，不如隨順他的天才而使做音樂家。就翻心轉來，把這孩子請託其市鎮裏的某音樂先生教導，正式地使

他學音樂了。

自此以後，亨代爾愈加奮鬭努力，自朝至晚一心不亂地用功，全然不知疲倦。

亨代爾長大以後，有不撓不屈的氣概。無論遇到何種困難，必益加奮勉而攻究。故在亨代爾，是沒有失望的事的。

又他在少年時代，生活很苦。曾經有一次借了人家的錢，無力償還，債主走來把亨代爾家裏的全部物件搬了去，以作抵當。據說那時候亨代爾正坐在樂器面前作曲，看見自己家裏的物件被人搬完，毫不介意，依然專心地進行他的作曲。

後來亨代爾到英國去，就作出用數百人的大合唱及大管弦樂的極大規模的音樂，驚動世界。然其曲過於艱深，當時的人的耳不能領受，故起初開音樂會的時候，差不多沒有人來聽。

舉行這大規模的音樂會，而沒有人來聽，損失就甚大。因此他虧了債。但亨代爾仍是泰然自若，毫不爲之掛念。

有一天，亨代爾爲了要發表自己所非常苦心作成的大規模的合唱曲及管弦樂合奏曲，開大音樂會。然到了開會的時刻，聽者一人也不來，會場全是空屋。

他的友人見了這情形，猜想亨代爾一定何等失望，何等悲觀了，爲他流同情之淚，憤憤不平地說：

「這樣好的音樂沒有人來聽，怎麼世間的人會都成呆子的？」

亨代爾聽了這話，坦然地說道：

「這全不打緊。在一個人也沒有的空房子裏合奏起來，反響很好，一定很好聽。幸而今天一個人也不來，我們的音樂演奏的結果可以更好。」

就自己站在舞臺的中央，舞起指揮棒，熱心地演畢了這大曲。

只爲了想得他人的讚賞的狹小的野心而開音樂會的人，在世間多得很。這種人一遇到對於自己的音樂的非難，就立刻動怒，對那人絕交，實在是卑鄙的藝術根性的人們。

亨代爾起初對於歌劇大有興味，曾作許多歌劇。然因爲這等歌劇在世間的批評不

甚好，他就旅行到歌劇的誕生地的意大利，巡遊其各地，研究歌劇，在這時候他就充分了解了意大利風的音樂的特色，拿牠的美麗的旋律來同德意志音樂的特色的雄大的音的組合方法相結合，加以考究。自此以後，亨代爾所作的音樂就有非常的莊嚴的感情，引起多數人的敬愛。

二十五歲時，他旅行到英國，在那裏作出他的歌劇「李那爾獨」(Rinaldo)。這作品批評很好。於是亨代爾的名望益大，爲遠近所知。

其明年，他歸故鄉德意志，又明年，卽亨代爾二十七歲的時候，又到英國，以後他常居倫敦，直到七十四歲死的時候。亨代爾的死，是在西曆紀元一千七百五十九年四月十三日。

亨代爾平日慣說這樣的話：

「我的作音樂不是以供諸君娛樂爲目的的。我是想用以誘導世間的風俗的向上的。」

這實在是很可貴的精神！

二十五歲時的春天，亨代爾尙未赴英國的時候，有一天曾經到德國的哈諾罷的小州去。哈諾罷州的領主非常優遇亨代爾，想重用他。然亨代爾意在向各地旅行，就對領主說：

「我現在想爲了修業而向各地旅行，等我回來的時候再來。」

領主對他有點不捨，預先約束他說：

「那麼務請早一點歸來。歸來以後，我當奉送七千五百元的年俸。」亨代爾感激他的厚意，至於流淚，回答他說：

「實在感謝不盡！我一定早回來。」

就出發去旅行了。

然而後來亨代爾到了英國，住在倫敦，非常合意，不想再歸德國了。

紀元一千七百十四年八月，即亨代爾二十九歲的時候，英國的女王死了，沒有兒子，

就定議由王家的親戚的德國哈諾龍州領主即王位，這就是喬治一世。

亨代爾以前曾經對哈諾龍領主有約，而不曾履行，儘管滯居在英國。故這時候哈諾龍領主，即英王喬治一世，對他不快。左右的官僚大家說：

「亨代爾不守約，不是好人！」

而排斥他。亨代爾不曉得對於王的失約當處何罪，很不放心，每天籠閉在自己家裏擔憂。

亨代爾的友人某男爵也爲他擔心，想設法對王解釋，以雪亨代爾的罪。王即位後，不久這男爵就對王說：

「此次吾王即位，請到倫敦的太晤士河上作船遊，以資慶祝，如何？」

王非常歡喜，說：

「那很好！趕快準備起來！」

到了新王船遊的那一天，太晤士河上裝飾得非常美麗，有無數的華麗的船隻浮着。其中有一船更爲美麗，內中設着裝飾金銀寶石的玉座的，是王所坐的船，後面又有許多

飾以鮮花及帷幕的美麗的船，載着貴族，紳士，淑女，武官等，隨附了御船徐徐地在河上遊行。

未幾，一艘特別大的船向御船迫近來了。船中有百餘人，手持各種樂器而整齊地排列着。

這船接近了御船以後，立在其高處的一男子忽然舞起指揮棒，同時雄大的管弦樂的聲音就彌漫了太晤士的河面。

這眞是何等雄大壯麗的音樂！在德意志，在法蘭西，在意大利，都從來未曾有過。

英王奇怪起來，向侍奉左右的男爵問：

「我從來沒有聽到過這樣雄大的音樂。這到底是誰的樂曲？」

男爵乘此機會，就鄭重地對王說：

「這就是曾經受過陛下的寵遇的當代第一大音樂家亨代爾的樂曲。亨代爾曾蒙吾王恩命，而背負了歸哈諾罷的約束，自知有罪，未曾得參見的光榮。欲際此盛典來

祝陛下萬歲，故特自作聖壽萬歲曲，以奉獻於陛下。願陛下予以特典，宥其既往之罪，仍許其奉仕左右，不勝光榮。」

這是男爵預先囑亨代爾作這樂曲，而特於這一天來河上演奏的。英王歡然地笑道：

「原來這是亨代爾的音樂！宥許他，他回宮時可就帶他來見！」

還宮之後，就召見亨代爾，對他說：

「我從前在哈諾罷放走了你，甚爲可惜；今在英吉利復得，比在哈諾罷得到更爲可喜！」

此後亨代爾的受寵更深，旋爲王女的師傅，俸給倍於舊約，就得着非常榮華的生活了。

# 第十回　家庭音樂教育上的注意

末了我有一番要告訴做母親者的話，就是關於諸君的家庭中的兒童們的音樂教育上的事。現在把各種問題逐次說述在下面。

第一要說的，是僅視音樂爲娛樂品，慰安物的問題。這是兒童教育上的重大問題。卽音樂決不是娛樂，與教育的不是娛樂同樣。

自來多數的人，單把音樂當作一種娛樂，而在這見解之下對付音樂。娛樂兩字倘是極廣義的解釋，原不算錯；但一般的所謂娛樂，是當作「閒暇時候的歡娛」解釋的，這就大謬了。

音樂的教育的價値，歷史地考察起來，遠古的希臘時代，有柏拉圖與亞理斯多德等

偉大的哲學者，及蘇格拉底等聖人賢人出世，其原因之一，便是因爲希臘人對於音樂藝術開着心眼，心的聲變成了音樂而流出，故其藝術直接與人格有交涉，而向視音樂爲尊貴之物的原故。在他們的心念中，研究良好的音樂的人，便是崇高的人格的所有者；弄壞的音樂的人，便是卑鄙的人。有名的哲學者亞理斯多德所說的政治學中，關於音樂也有不少的論證，試讀其書，就可曉得他們在教育上何等重視音樂。

又在希臘歷史上，有有名的地方叫做推畔(Thebe)市。其人民有留名後世的高尙的人格。築成他們的人格的基礎的，是住在這市中的一個音樂者品特 (Pinder,B.C.522-443)。這人苦心於用音樂來作成希臘人的人格。他自己也是非凡的人格者，爲國人所尊重。那時候在南方有很強的斯巴達國，其國王是非常強悍的人，屢屢來攻擊這推畔市，曾經要把這市燒焚，但下命令，勿許燒這品特之家。因爲這人是用音樂作成希臘人的人格的人，燒了他的家，便是不尊重藝術，不尊重藝術，便是不尊重人格，就失了王者的資格了。於是他出兵保衞品特家的周圍，只有這地方不准火延燒。故尊重他的音樂的功績，

竟至敵人都要保護他的家。

後來北方有名的亞歷山大王來攻這推畔市的時候，也在品特的家門前立一面大旗，上書一切兵士不得入此家掠奪字樣，特別保護他。從此看來，可知希臘人何等尊重人格教育，又何等尊重與人格有密切關係的音樂藝術。

希臘滅亡後，文明移入羅馬，就建設了廣大的羅馬帝國。但這班羅馬人起初對於藝術沒有理解。其視音樂，亦僅爲慰樂而已。

後來到了這羅馬帝國衰微的時候，基督教大盛起來，就有羅馬法王格萊各利一世(Oregory I)的偉人出世，大爲擴充這基督教，苦心於拯救墮落了的羅馬人。自此以後，這羅馬教會非常得勢於歐洲。到了今日，差不多全歐洲的人心被這基督教所支配了。這完全出於這格萊各利一世的偉力。

格萊各利一世的廣播基督教於歐洲，完全利用音樂及別的藝術爲手段。這格萊各利所始倡的音樂，名曰 Gregorian chant。但在一方面，因爲羅馬人對於這尊貴的藝術

的心眼不開，結果僧侶們僅注重技術上的研究，故其音樂愈進於複雜艱難，使普通一般的人不能研究享樂而變成了過於專門的技術，實在是一大憾事。

這樣過了千年，即距今約四百年前，便到了文藝復興時代。在這時候，人們對於藝術的眞的理解的眼開了。過了約百年之後，就有有名的龍哈(Sebastian Bach)出世；又經二百年，再產出千古不滅的樂聖裴德芬(Beethoven)的大偉人，近世音樂的光就燦然地發揮了。但進一步考察起來，對於學校及家庭間的孩子們的音樂教育的方法，依然是千數百年前的羅馬時代的舊態，實在是遺憾。

在最重大的，兒童的音樂教育中，不用從孩子自己產出的唱歌，而用與兒童全無關係的職業的音樂者的技巧的音樂來教孩子們；小學校的唱歌也只令模仿先生，能模仿得完全畢肖的，就算優良成績。——這與教鸚鵡學人語有何分別呢？

然到了近來，對於這一點很有覺醒，實在是可喜的事。從孩子的眞心中湧出的音樂，即與孩子的人格交涉最深的尊貴的藝術的音樂。如何作法，有兩個要點：

一有教育的價值的音樂，必須是立腳於現代文明上的，即器樂的。

二、家庭中的唱歌，目的不在遊戲，須一刻不離作成適應今日的文明的人格的基本的觀念。

這兩個立腳點，是不可忘卻的。

所謂從孩子心中產出的音樂，即以全體的感情與孩子的心情十分合致的一點爲第一主眼。其歌詞的文句，孩子們即不能一一了解，亦屬不妨。唯把音樂的歌詞作成修身講話或說經等全然道德的言語，我認爲是過於狹義的見解。用不道德的言語作歌詞，而教孩子們唱，當然是不可。然僅用勸善懲惡的文句，對於孩子倒不一定能奏最上的效果。只要在形式上，其全體的感情能接觸清淨無垢的孩子的心，就已充分了。

其次，在作曲上，也不一定要是孩子們自己作出的。孩子沒有分析的頭腦，對於將來是無方針的，故倘然全任憑孩子而無大人的指導，必致於與未開化人的原始的音樂沒有差別。有人說：「自然地放任孩子，久長之後總能發達。」這是對於今日的文明大相矛

盾的，無理的空談而已。

要開發兒童的對於音樂的心眼，用甚麼方法來誘導爲佳呢？以利用蓄音器爲最有力。

最初要選購一具能發近於完全的音色的蓄音器。教幼兒聽的時候，選女聲唱歌比男聲爲優，因爲男聲多不純粹而混濁，不易使幼兒的耳明瞭聽出。最初使聽美麗的女聲唱歌，凡數次，以下使和合蓄音機而低唱。

又所選定的音樂的性質也要講究。最初宜選拍子有趣味者，其次宜選旋律之美者。到了學齡兒童的程度，則以旋律爲標準。然後可以漸漸注重於音樂的了解。

音樂鑑賞上用蓄音器，其利益有數種：即

一、輕便而容易辦到（對於用實際的樂器而言。）

二、費用簡省。

三、大管弦樂及大合唱等大組織的演奏，又已故的名家的演奏，也都容易聽到。

四、父母或先生親自演奏，以指導兒童，往往僅注意於演奏方面，不能深加注意於兒童的表情及唱法上。用蓄音機則可無此憾。

故今後的家庭，學校，倘非善於利用蓄音器，恐不能舉音樂教育的完全的效果。

自生後一月至滿一年間的，即所謂搖籃時代的幼兒的音樂教育，是作出音樂的基礎的樂音的美妙味來給他聽，即不使近雜音而使之慣聽具有正確的調子的樂音。原來音樂，不是像繪畫一樣地以從自然受得的常識的感覺爲基礎的，而是用音響發表純粹從人心中抽象地發出的想像的。故音樂中所需要的音，是抽象的樂音，決不以從自然發生的常識的雜音爲根基，故音樂教育，必須從這種特殊的抽象的樂音的感受性開始。

要正當地造成其對於這抽象的樂音的理解，必須於幼兒的頭腦的細胞未曾完全發達的期間先使慣聽音色精練的正確的調子的音。極清澄的調子的單純的音，是適切的。例如懷娥鈴的音最爲適當。

到了幼稚園時代的稍前，搖籃歌一類的性質的歌就必要了。近來的幼兒，尤其是長

育於都會的，每天只在電車的汽車的及其他種種不快的雜音中，永不聽見美麗的搖籃歌一類的聲音而長育起來的，不但是可憐，恐其心必然粗暴，為將來養成可怕的人類的基礎。

所謂搖籃歌，不是隨便唱唱的。尤其是童謠中，過於柔弱的頹廢的東西，是不行的。須儘揀雄大的，進取的。倘能選修芒(Schumann 德國近世音樂家)的「夢想」(Taeu-merai)，勃拉姆斯(Brahms 德國現代音樂家)的 Berceuse (一種樂曲形式名稱)，及其他多數的小夜曲(Serenade)風的有器樂的基礎的樂曲，在蓄音器上奏給他們聽，實在可說是理想的辦法。

對於幼稚園時代的兒童，音樂的基礎教育是必要的，拍子也要注重，且其動作與音樂的結合，也極為必要。即對於四歲的孩子，聽音樂時，可使之任意跳舞。跳舞一事，是自然而來的感情的發露，是極可尊貴的。在 Menuet 與 Tarantela (兩種舞曲名稱)的前面，兒童會不由自主地跳舞起來

在幼稚園中，集合多數的兒童，使聽有趣的音樂同時使各合了音樂而自由跳舞，而選擇其中的最良的跳舞來作爲標準，也是很有趣的事。在幼稚園時代的兒童，聽音樂的時候必使身體與音樂一同運動。故集多數人一同跳舞而聽音樂最爲適宜。

這樣地多數人一同聽音樂，合了音樂而各自隨意運動其身體的時候，自然會作出一種跳舞來，這就是所謂「民踊」。「民踊」一事，於人格教育上有很大的效力。故最近在美國的小學校與女學校中，會添設各國「民踊」的一種教課。據研究的結果，對於幼兒這種跳舞的教育的價值比純音樂高得多。

到了小學校一年級生的時候，可使聽描寫的音樂，例如「林中的鍛冶屋，」「時辰鐘店，」「黑林中的狩獵」（三者皆模寫客觀物象的樂曲，詳細說明見拙著音樂的常識二〇四頁，亞東圖書館出版——譯者註）一類的樂曲皆是。因爲這可使感得近代音樂所包含的內容。

到了小學校三年級生的時代，漸能分析地吟味音樂了，故此後給聽音樂的時候，可

使以手按拍子，或打太鼓，或舞指揮棒，最爲合宜。

要使知道音樂所有的基本的性質與表情等，有時可攜帶手提蓄音器，到郊外旅行，使在春野的河流的岸邊聽裴德芬（Beethoven）的「田園交響樂」（Pastoral symphony 詳見音樂的常識）或洛西尼（Rossini）的歌劇「威廉推爾」（William Tell 詳見音樂的常識）

又如晨起的時候，使聽朝的音樂；夜寢的時候，使聽夜曲；聽了勇壯的故事之後，使聽「軍隊進行曲」（Military march）一類的樂曲；愉快笑樂的時候，使聽舞曲類的音樂。使兒童聽適合於其感情的狀態的音樂，所得音樂教育上的效果，實在是不可勝計的。

所以兒童的房間裏，務須置備一具蓄音器，使之早晨與活潑的音樂一同起身，晚間與沈靜的音樂一同睡眠。

又時時使聽非常沈靜的良好的音樂，以代凝思，使兒童的心安定，也很必要的。這不但兒童，在大人也是必要的，希望要用明晰的頭腦來從事職務的人們，大家應用這方法。